

戰時小叢刊之十九

# 日本果要進改華南麼

雷斯曼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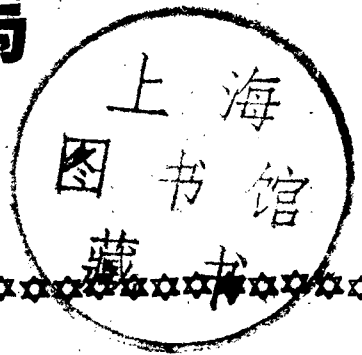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9593B

戰時小叢刊之十九

# 日本果要進攻華南嗎

戰時出版社刊行



# 目次

日本的南進……………雷斯曼 一

一 日本南進的軍事目的

二 日本南進的戰略

三 香港對於日本南進的處境

四 華南數省對於中國在抗戰上的價值

五 粵漢路上的幾個軍事險要

六 虎門礮台的作戰力

七 日本南進的阻力是英國嗎

八 李濟琛余漢謀的抵抗能力

九 日本南進後的國際情況

十 中日戰爭的結局

最近的華南……………旁觀者 一〇

戰機日迫的香港……………梁少剛 一四

今日的香港……………乃昌 二〇

香港決不是世外的桃源……………佚名 二四

戰神巨掌下的南澳島……………公懷 二六

敵機寇粵記……………陳乃英 三一

飛機翼下的廣州……………穆時英 三四

空襲下的廣州……………石田 四五

廣州的市面……………乃昌 四七

敵艦襲陷金門記……………丁易 五二

揮淚話金門……………正安 五七

# 日本的南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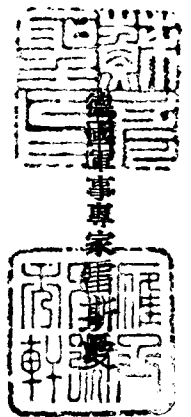
## 一 日本南進的軍事目的

中國自東戰場戰事失利以後，日本的進窺華南，便成爲必然的趨勢。因爲中國政府既抱定繼續作戰的決心，照軍事家的眼光觀察，日本要使中國抗戰的力量整個削弱，自非攫取閩粵不可。事實上，中國早見及此，對於華南的防務，久在積極增進之中。同時在華南擁有大量利益的英國，也不願日本勢力的深入閩粵，似乎不惜以強硬態度出之。但是英國果真有這斷然處置的勇氣嗎？關於這一點，日本早已洞若觀火，決不會因了英國這種表面態度而稍存南進的顧忌。所以南戰場的展開空前大戰，只是遲早的事。

況且粵漢鐵路在中國的抗戰上，具有非常的價值。大量的軍火非從此道源源輸入不可。中國的軍需工業並不發達，重兵器幾乎全部要外國供給，所以日本一旦控制此路，足使中國作戰上受到相當影響，這一點是無可諱言的。

同時日本要包圍武漢，切斷華南幾省的連絡，則日本的南進更是刻不容緩了。

此外，中國最富庶之地，莫如沿海幾省，除掉江浙兩省以外，閩廣實是最富之區。假若日本能攻佔粵閩，則中國的經濟力又要遭到一重損傷。不過戰事開始以後，日本是否能如在上海戰爭時一樣的



順利尙屬一種疑問。

## 二 日本南進的戰略

照軍事家的眼光觀察，日本不向華南用兵便罷，如要向華南進攻，則非在虎門上陸不可，因為由虎門可直趨廣九鐵路的石龍，一方面可以遮斷香港的連絡，一方面可以進襲粵省經濟重心的廣州，這是正面進取的戰略。可是虎門四週多四百尺以上的山丘，且虎門砲台尤為中國政府累年所經營改築者，自有相當的抵抗力。故日本如要向此路進展，非有大量的火力消耗，及多艘的兵艦犧牲不可。除此以外，或襲杭州灣登陸之故智，向三峽口，北海灣等沿海小鎮偷登，亦未可知。但中國政府鑒於前失，防範自當力求嚴密，故偷渡愈形冒險。

此外如廈門，汕頭，福州，雖都是日本兵艦企圖登陸的目的地，但均無公路鐵道直通腹地。如福建一省，全無鐵道的建築，雖有斷續的公路，然多高山峻嶺，行軍困難。但鑒於南口的險要天成，尙難扼守，則今後之不能以地理活形勢揣測戰局，也是可能的。

## 三 香港對於日本南進的處境

英國的經營香港，本為其稱霸遠東的根據，英國若不守香港，即為不列顛勢力退出遠東的明證。但英國果真放棄香港嗎？這是我可大膽說的，非到萬不得已之時，怎肯輕於讓人，觀其早在華南防禦所設施的策略，經濟與軍事兩方面兼籌並顧，關於經濟方面：如廣州與粵漢路的接軌，香港與中國訂

立關稅協定，俾運往中國的貨物在港地完納關稅。此外最重大的，莫如在香港施行的新幣制，日貨受新幣制的打擊，確是損失不貲，因成本加增，推銷困難，幾至無法與英貨競爭。

軍事的防禦，也是英國所處心積慮的。最近香港的各砲台都一律更改新式，據說威力足以防禦香港而有餘。在陸軍方面，除增加星加坡的駐軍外，香港駐軍也將增加，并建有陸軍兵營。在海軍方面，駐華駐港艦隊已配備相當力量，星港間且有密切的聯繫。若一旦華南有事，則英國艦隊的佈防香港領海，立刻可以實行，但即以此目為英日兩國開始武裝衝突的序幕，則尚屬過早。

若日本在華南得到軍事上的勝利，或粵漢鐵路被其遮斷，則香港的處境是很堪注目的，因為若即以利害衝突而進入戰爭，不僅非英國之所願，日本也不是願意的。那末，英國果消極退讓嗎？這要影響到國家的威望，故一方面只有避免正面的衝突，一方面進行外交妥協的階段，即使英國獲得若干的面子，而實際的利益也將追踵日人的氣焰而鬆懈了，讀者不要以為我的推測過於理想，請一回憶英義地中海的結局，不難恍然大悟而有所警惕了！

#### 四 華南對於中國在抗戰上的價值

中國重軍需全靠外國的接濟，已如前述。加之又無強固的艦隊，一旦被日本實施戰時封鎖之後，祇靠香港的海口以獲得軍火的接濟。雖尚可借道法方的滇越鐵路由昆明用水道以達重慶，或利用京滇公路以輸入腹省，但總較為不便，況戰時尤須保持向外的連繫，故華南的必須守衛，無待贅述。

至於兵員壯丁的補充，兩廣及福建三省的人口，已超過日本全國的人口，將來中國作戰下去，自當有莫大的便利。同時民情強悍，尤為可用。此外作戰資源蘊藏之富，難以枚舉。如福建的崇安、南平、連成、及廣東之高要、茂名、產煤甚富。福建且有相當的鐵產量。廣西廣東交界的龍南，產有大量的錫，實為現代軍需工業不可缺少的資源，日本全無出產，世界各國產錫的，也無幾國。

此外的石油，在廣東的高州一帶，含蓄甚豐，他若農產物及輕重工業，都不弱於江浙兩省。況廣州市又是華南的經濟中心，故這幾省在中國抗戰上所佔的價值，委實太重要了。

##### 五 粵漢路上的幾個軍事險要

日本如要威脅華南，或能在大鵬灣登陸，則虎門砲台將有夾攻之憂。倘同時又用大量艦隊集中珠江口以進窺虎門，而循粵漢路北攻，則廣州市的運命誠堪憂慮。因廣州市除全憑要塞砲台以資守護外，別無高峻的山地可以從容佈防，且易受日本海、陸、空三面的夾攻，火力之猛，自可想像。如日本不能攻陷虎門砲台則已，如能攻陷，則可長趨直入英德。蓋英德之南無險可守，英德在北江之南，並有潯江橫斷粵漢鐵路，河流遼闊，誠不下於長江。如國軍隔河而守，並利用高峻山地以構作陣地，則日軍的前進，將遭到空前的打擊。再前進是粵漢鐵路第一險要處的韶州，此地不僅山嶺險峻，且當局築有相當的工事，同時地位也很重要。因由此可循公路直趨南雄，越大庾嶺而進窺江西廣東交界處的南安。日軍的機械化部隊可利用這條公路進攻南昌。不過大庾嶺有梅嶺關的險要，且山高有達兩千公尺。

以上的，預料日軍必不惜任何犧牲向此路進攻。因循此路進攻，可與攻杭州的日軍遙相呼應，且可控制東吉公路（東鄉至吉水）以遮斷浙贛路而夾擊南昌。不過照目前的情勢而論，日本決無如此兵力，因如欲達到以上的目的，至少需兵力二十餘萬。因中國的精銳主力部隊早在此路嚴陣以待了。且蔣委員長也很歡迎日軍在韶州會戰，因中國的最高軍事當局累年在贛湘所經營的戰地碉堡，屈指難數。同時中國久經戰役的勁旅，在湘贛均身經百戰，地理熟悉，游擊靈便。這幾點，迫使松井大將不得不審慎從事，以免「皇軍」的威嚴作孤注的一擲。

粵漢鐵路的軍事險要，不只是英德和韶州，且在粵湘交界處的坪石、宜章，有嶺山山脈橫亘東西，真可稱為湖南的屏障、湘省的門戶。中國如在這一路上不能擊退日軍，則長沙震動，武漢危殆，而東南的失地，也不再具有恢復之日了。

## 六 虎門礮台的戰作力

英國如有力東顧，則日本的進攻華南，當不至於向珠江進兵，或從杭州向浙贛路進攻也未可知。因從這一路也亦可以直趨南昌，進窺萍鄉，以遮斷粵漢路的連絡。這樣，則不啻宣佈中國在粵漢路的軍事險要，壽終正寢。不過從此路進兵，日本也得不償失。蓋香港暫時可保持與中國的連絡，若一旦擴日持久，國際形勢遽變以後，尤於日本不利，故此亦不足致中國於死命。

故日本要迅速擊破中國的抗戰力量，遲早必須向珠江流域進攻，不論英國怎樣來阻擋反對，除



非他決心同日本一戰之外，萬不能使日本南進的戰略更變。所以虎門礮台的作戰力，確是值得我們的研討和注目。

中國在華南的海岸要塞，如象山東北的甬江、舟山列島的定海、台州灣的海門、福建的閩江、溫州、廈門、汕頭、珠江的虎門要塞，均配置遠距離大口徑的陸地重砲，但其中以虎門砲台的構築尤爲堅固。因虎門砲台在三年前已聘請美國要塞專家，策定防禦計劃，八一三之前已經完畢了一部份的改裝，安設了新式大砲，射程可達二十二英里，其戰鬥力勝於江陰要塞。查江陰砲台失守原因，並不是砲台的威力不夠，其最大因素，是由於無錫的不守，因此要塞陷於孤立，甚至四面受圍，因而淪陷。

照其他多數的軍事家觀察，日本如以八千五百噸巡洋艦進攻（大小與出雲艦相等），殊難奏效。如僅用三萬噸的巨型主力艦攻擊，也覺難以爲力。故除用主力艦轟擊之外，尚須遣派大批空軍，海空夾攻，方克濟事。但關於這一層，中國軍事當局，鑒於前失，預料定必強化該要塞的空防，而使日本煞費苦心！

如集中大批艦隊，輪流猛擊，雖能予要塞以威脅，但易被中國英勇的空軍集中轟擊。總之，戰局的演變，每出於吾人意料之外。

## 七 日本南進的阻力是英國嗎

要推測英國的能否有力阻擋日本的南進，那未必先對現在的歐洲局勢加以詳細的論斷。在現

在的歐洲，正在爭奪地中海的霸權的，是英、法、意三個國家。尤其是英國，其利害關係更爲密切。

地中海是英國連繫印度、澳洲、新西蘭和東亞交通的最短航線，這個交通的安全，對於大英帝國主義是絕對必要的，它自英國變成工業國以來，就已成爲世界政策中的重心點之一了。

英國又挾有蘇彝士運河而把埃及與巴勒斯坦因掌握在手中，更橫斷沙漠而握有伊拉克的油田，這個油田可說是英國的生命線，沒有它，英國在戰時固不待說，即在平時要保全國民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在英國看來，要把上述的可作爲生命線的許多地方，安全同英國結合起來，掌握地中海的海權，那是絕對必要的。所以英國正把他大部份的艦隊在這方面游弋防守，便可證明這個事實了。

英國在這方面海上交通的大道上設置根據地，在那兒配備艦隊，不待說，主要的是想防護重要的海面，即使它的目的是非常和平的，但在這樣橫貫世界半週的貿易綫上，設置遍無遺漏的根據地，而不與其他國家的利害及企圖發生衝突，那可說是絕對不會有的。

英國與地中海的關連既是這般重要，同時意國因地勢上的取得優越，常在地中海面施展威脅，於是英帝國主義更不能以全力兼顧遠東，即使抽調一部分艦隊開到華南，也是以備萬一的，並不是英國向日本採取攻勢的一種姿態。預料英國對於日本的南進，只要在不損害英國在遠東的權利下，是決不會有動作的，故中國除掉靠本身的實力以阻止日本的前進外，其他是毫無希望的。

## 八 李濟琛余漢謀能抵抗日本的南進到如何程度

自日本攻陷中國的首都之後，全世界對於日本今後的行動，異常矚目，尤其是日本向華南的企圖，更是在華擁有若干利益的國家所憂慮的。日軍的圖粵，從各方面的行動看來，似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中國的最高軍事當局也很明白日本的南進野心，因此曾密令粵省軍事領袖余漢謀氏嚴密戒備，以防萬一。更委派在野的西南宿將李濟琛氏鎮守廣州。故將來中國的得保華南與否，即繫于余李兩人，因此，吾人對於余漢謀、李濟琛兩氏的作戰能力，值得加以估計。

關於余漢謀氏，誰都知道他是屬於中央的一員，他在前年粵變中首先服從中央，故粵變之後他就握有粵省的軍事全權，所以余漢謀之在粵省，可稱粵軍實力派的巨首，現擁有軍隊六萬之譜（係指余氏所直接指揮者）。至於李濟琛呢？他的聲望，都在余漢謀之上，在北伐時頗具相當的功蹟，不僅軍事學識在中國的軍人中要算有數的將才，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修養，並且抗日的意志堅強，自與南京政府政見相反之後，久已卸去軍權。今之東山再起，就可證明他與中央的隔膜已不復存在，同樣地站在民族復興的戰線上爲國家努力。

據熟悉中國軍情的專家觀察，粵軍的戰鬥力遠在中國一般軍隊水準之上。且民情強悍，仇日尤深。所謂兩廣健兒，均屬好勇鬥狠之士，故一旦馳騁疆場，自能發揮堅強戰鬥力，予日軍以重創。總之，一個軍隊的作戰力，除士氣之外，尚須設備的精良，同時訓練一層，尤非旦夕所可成就。故今

可知者，粵中軍隊，確能發揮耐戰的精神，這一點是中國軍中所難能可貴的。

工作。 假若粵中軍隊能指揮統一，給養與救護週到，則日軍的南進，將成爲日軍作戰以來最感棘手的工作。

### 九 日本南進後的國際情況

日本如蓄意南進，則歐洲各國的趨於團結，愈能日益明朗。果爾，則日本未免感受不安，或當運用日、德、意的防共公約，以阻撓此種成功，亦未可知。總而言之，日本也不肯多樹敵人，而陷作戰前途於不利。

據此間消息靈通的觀察家預測，在這三個月之內，歐洲各國決無達到諒解的可能。不過英、法、美、蘇聯及其他若干小國，或當以日本的南進，而採取報復手段。報復唯何？即排斥日貨是。

總之，速戰速決，實爲日本最有利的戰略，故日本如能於最短時日消滅中國的戰鬥力，則一切國際間的隱憂，當可釋然。然欲貫徹此種希望，則向華南進攻，實難以避免了。

### 十 中日戰爭的結局

中日戰爭的結局，無疑地是兩敗俱傷，蓋黃種民族的自相殘殺，實爲東亞的永遠浩劫，受其利者，第三國而已，最近曾有英國名將漢寇爾敦將軍發表演說，目爲日本陸軍是黃禍，據他的結論觀來：這種黃禍只有白種人消除成見，中止閹牆之爭，結成團體，始可應付此東方的危機。以此衡彼，則日本自

以中止黃種戰爭，勿過損其實力，較爲得策。

日本爲東亞的一大強國，而中國擁有天然的富源與數億的人口，不過現時國運凌替，然終有其不可悔的勢力，日本如能加惠於中國，則一旦西方有警，中國當挾其四億的人力與天然的富源爲日本的後盾。不然，則其所得的結果，適得其反。

中國人的不易征服，在西方國家中早已知之甚詳。日本若幸能征服中國，則徒增一隱憂而已，故日本不若適可而止，較爲合算。

## 最近的華南

旁觀者

雖然華南一帶海岸時有被日本海軍襲擊的危險，而且廈門附近的金門島（佔領此島，日軍曾損失數百人）已被佔據，但福建省因有大批裝備齊全的部隊防守，刻下仍極安全。卽如日本在廈門登陸成功，本省也不致有被日軍確實佔領之危險。現在第八十師駐防本部直至漳州，而嚴守廈門的，則爲廣東軍綽綽有名的第一百五十七師。這些部隊跟汕頭防守者一樣，都曾接到應不惜任何犧牲以保衛國土的命令。因此日本向福建大陸的進攻，無疑將遭遇非常頑強的抵抗。

除金門島外，日本已佔據傍近福建的另兩個較小的海島。直至現在，華南一帶已被日軍佔領的

島嶼主要的計有伶仃島、東沙羣島和金門島，此外尚有若干小島。所有這些，除金門外，全屬於廣東。東沙羣島位於香港東南一百四十里，合浦島則毗近澳門。日本之佔據這些沿岸的小島，顯然企圖永遠加以佔領，使之成爲空軍活動根據地。在東沙羣島以及金門島上，現在建有飛機場，並有大批汽油運至上列各處。過去轟炸廣州及廣東其他各處的飛機，全由台灣或航空母艦出發。現在華南的轟炸，由於新飛機場的完成，可以加緊活動了。

現在華南沿岸，直至北海，全部爲日本海軍所封鎖。最近幾星期來，華南一帶日艦大見增加，除封鎖外，又加測量，以便將來隨時登陸，此外更砲擊沿海各軍事要點。如汕頭、汕尾、赤灣、虎門十幾個地方。但現在日本海軍的主要目標，則爲廈門、南澳及海南。這些都是閩粵沿海的軍事要隘，但各駐有精銳部隊防守，因此日本海軍屢次企圖登陸，都遭擊退。南澳居於閩粵兩省海岸接連之處，是保衛汕頭潮州地帶的軍事要點，其地勢猶如海南之於廣東南部。明清兩季，此兩處都駐有重兵，以防禦海盜，日本之窺伺南澳已有好幾年。這裡毗連台灣，正是日本南進的最好根據地。爲着擴張他們在此的勢力，幾年來不斷鼓勵台灣人移往該處，並鼓勵他們走私或偷入內海捕魚。目前日本在軍事上正企圖加以佔領。此外赤灣一帶最近亦有大批日艦聚集，搜查由香港至廣州或由香港至梧州之外國輪船。

日軍飛機雖然每日轟炸廣九和粵漢兩鐵路，鐵軌和橋樑各有巨大的毀壞，但兩路每天的照常準時開行，在軍事運輸上有極重大的貢獻。鐵路當局的堅毅和修路工人的勇敢耐勞是值得稱道的。

有時候鐵道被毀竟達數百碼，但幾小時內就修理完竣。一月來平漢線與廣九線每日都遭轟炸，前者落有炸彈千顆以上，後者則達數百。但大都掉落在軌道外的田野間，毀壞民房田稼。於鐵路本身的損害殊少，轟炸機在各橋樑上空被高射砲擊下者前後已有數架，顯然日本在這方面是得不償失的。

當上月日本海軍砲攻虎門時，爲防衛計，珠江江口曾加封鎖。但因封鎖對商務影響過大，尤其是外國商輪（以英國爲多）已全部陷於停頓狀態，政府稅收也大有影響，經商界屢次要求，粵省當局也因海軍攻擊業已停止，故在十一月開放，但只准開放封鎖物七尺而已。後又因大艦橫度士都超過七尺，於是當局約定各商輪，凡有日艦跟者則不能駛越虎門要塞，必須折返，否則加以砲擊。現在已全行開放，商務也恢復原狀，廣州各地情況遂大有進步。

由於轟炸暫停和軍隊開拔完竣，此地一切商業業已如常，其熱鬧情況，幾使人不能相信國內正在從事大規模的戰爭。逃難者已陸續回來，學校也早開學，防空壕等的設立，使人們對空襲已不如過去的害怕。在敵機來襲時，有人且仍照常工作。爲鞏固防空起見，現在已新增一特別捐，及收集個人捐款，以購備新式高射砲及戰鬥機。廣東人民本已購買大批救國公債，但現下捐款者仍極踴躍。

雖然廣東目下尙未與其敵人正式接觸，但對北方上海的戰事極其關切。此地反日情緒異常緊張，因此完全杜絕日貨買賣。並且各階層人員都有誓死抗戰到底的決心。除募集公債捐款而外，大批的棉衣不斷輸送至北方，紅十字救護隊，包括醫師及年青的護士，也源源開赴南京一帶從事戰場及

後方的看護和救治。有不少學生離開學校應新兵的徵募，海外航空學生也都回國服務。最可注目的則為廣東廣西各地的『壯丁隊』。幾千萬壯丁踴躍地受着軍事訓練，以便補充作戰。廣東廣西兩省能動員幾百萬的壯丁，在必要時從事荷鎗殺敵。尤其是在廣西，每個市民都已或正在受訓，每一城鎮或村落都可以看見有組織有訓練的壯丁軍人。當動員及給予槍械之後，這些人將是一股絕不可侮的力量。

九國公約會議在布魯塞爾開會時，當地文化及商業團體熱烈地發出了許多宣言文告，要求制裁日本廣東省商會、廣州市商會、基督教青年會等曾電華盛頓總商會要求援助中國抗日，廣東銀行公會也曾電告各國協行公會，催促他們對日實施經濟制裁，並強調否認中國接受共產主義的譚論，說這只是日本併吞中國的藉口而已。中國各銀行現在已與日本斷絕一切經濟的關係，並決定如有與日本商人往來者，各銀行也完全拒絕放款。

現在廣州情勢頗為平靜，當地政府當局及民衆情緒仍極高漲，上海局面的變化與日機不斷的襲擊實際並無影響。一般都主張抗戰必須堅持到底，日本人要獲得一寸土必須付出高的價。代上海方面日軍的進展與首都南京之或能被佔，在此地並未引起不安，只要軍力仍足抗拒，首都的淪陷於長期抗戰的計劃並無影響。香港主要英文日報『南華晨報』在一篇論述日本在華北及上海的成功的社論中，曾謂中國的忍耐持久與堅強的民族自尊心——這是中國人的兩種特性——最後將



使中國戰勝侵略者。文中又指出過去幾百年來，中國的防禦曾失敗數次，但民族自尊心激動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而終獲得最後的勝利，現在歷史是會重演的。『如果我們能從中國歷史上得到教訓，並研究中國人的特性時，那麼結論將是他們最後全未被任何侵略者所征服，將是他們擁有顯著的活力，並且在他們無數的人民巨大的土地和高貴的民族自尊心中獲得極大的抗拒。在這次戰爭中，他已贏得極大多數外人的敬佩與同情，這是很顯明的。』（譯自英文「東方事情」十二月號）

（譯報）

## 戰機日迫的香港

梁少剛

在過去四個月中，世界各國的報紙都用巨大的標題，登載着上海的消息。香港會代替上海的地位嗎？香港最近已經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了。因為香港顯然已經受了威脅，而香港是英國的領土，是不列顛的『小直布魯陀』（Little Gibraltar）是『世界最富庶的小島』。

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倫敦方面傳來一些消息，說香港的防務將進一步增強，原來的防衛計劃完成之後，又將依太平洋海軍新防衛計劃，增加一些軍事設備，與耗費二千萬磅的新嘉坡軍港和檳榔嶼砲台互相呼應。英國海軍當局將初次派遣主力艦常川駐泊於中國海岸。另外派遣大批的潛水

艇、飛機、驅逐艦和巡洋艦，以增強遠東現有的海軍實力。更有人相信英國現在正與葡萄牙進行談判，將澳門也包括在聯合防衛計劃裏。這個形勢重要的葡屬殖民地，離香港不過四十英哩。

香港今日正埋首從事於大規模的軍事活動，『小直布魯陀』的稱號真是名符其實。這種情形是世人所不知道的，甚至一般香港居民也不知底細。英國當局對香港那些佔軍略的重要地位的山，也不願向人來家露一點消息。香港不久將成爲不列顛在遠東的重要軍事中心，跟新嘉坡佔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們所謂香港，不但指中國於一八四一年割讓於英國的那個三十二英方哩的島嶼，而且也包括四週一些軍事要地，例如南頭（面積比香港還要大些）一類的小島及新界。新界佔地三百六十方哩，於一八九八年由中國政府租借於英，爲期九十九年，與廣東土地毗連，爲香港最重要的一部分領域。這是英國遠東主要航道的前哨，是華南貿易的中心，因爲它不但是海洋船舶的必經之道，而且也由鐵路和航道與珠江流域連接起來。香港是天然的商業中心，也是軍事上的重要根據地。香港的山中，四週的小島，和新界都滿佈着新近才完成的軍事工程，以便應付任何威脅。由軍事和商業兩方面看起來，香港確是很難得的地方。

在過去許多年間，英人對於香港的軍事設備不大注意，以爲所有的防禦工事，已足抵抗任何攻擊。當時英人心目中以爲香港如受攻擊，一定是來自華人方面。在過去二十年中，大罷工和一九二七

年的革命都不曾使香港受到重大的影響。一九三五年以後，香港當局才急起直追，用五百萬鎊的巨款去完成一個大規模的防禦計劃。

這個防禦計劃在預定的期限內完成了，因為當局不事宣傳，外界知者甚少。我們所得的僅是一些偶然探訪到的消息，至於內中的詳情是神祕不可測的。

香港曾於一九三七年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演習，可見防禦工事已經差不多完成了。關於這次演習的情形，當局只許英國陸軍部的新聞攝影師拍攝，對外不作宣傳，祇在演習結束之後簡單地宣稱『成績十分圓滿』如是而已。世人又忘掉香港了。

可是香港當局過去兩年中做了些甚麼工作呢？先說街衢和公路吧。香港本島上有無數的大路和小路，要走完非花幾個月的工夫不可。這些街衢和公路都很美觀，可是有許多除供人遊散玩覽外，還有第二種用途。一切重要的公路都依一定的計劃建築起來，使輕砲重砲在必要的時候，都可以架在預定的地方。在過去兩年間，香港政府不斷地在香港、四週的島嶼、九龍、新界等處築造公路。如果你向這些新築的道路走去，路警便會問你要做甚麼。你是新聞記者嗎？對不起。這些公路是禁止行人的。你還是走開吧。

你由香港中區匯豐銀行大樓的窗戶，可以望見這些環繞各處的新公路。這些公路都和軍路上的要塞接連着，其中的祕密是無從探悉的。

關於香港的防禦，我們也應該提起義勇團的組織。這種組織在過去僅是一種社會事業，現在却擴大規模，絕對軍事化了。軍事演習按期舉行，團員非參加不可。該團的司令由英國陸軍部直接指派，團中人才的優秀，器械設備的精良，是無異正式軍隊的。

香港正規軍的戰鬥力現在已經大增，擁有英國軍隊的最新設備。據說這些設備中的主要武器是安置在香港各要區的十六吋口徑的大砲，及口徑較小的大砲。你祇須去參觀香港一個廢棄的砲台，便可以猜想到新砲台的樣子。我一個在一個舊砲台裏看見一門八吋口徑的大砲，下邊是鋼鉄水泥築成的基礎，看來可以抵禦任何攻擊的。這個廢棄不用的砲台正對着鯉魚門（Lyemoum Pass）築有地道，山下也有一條公路直達砲台，看到這種動人心目的防禦工事，令人有棄之可惜之感。

英國陸軍部的工程師今日還在努力架設新砲，建造隱蔽的砲位。工程師清晨上工，到黃昏時分才精疲力竭地回家去。你問他在幹甚麼？「呵，不過玩玩而已。」可是他的衣服上的污跡證明他是在泥污、荊棘，與三合土中工作的。他永不告訴你幹甚麼事情或在甚麼地方工作。他不告訴你十六吋口徑的巨砲是在夜間運上砲台的。

香港最重要的陸上防禦工事也許是以空襲為對象。香港的居民都知道防空的義勇團和正規軍均已增加一倍。他們却不曉得防空部隊所具備的是最新式的高射砲和聽音機。據說這種高射砲大都是四吋口徑的，為數甚多，可以依最新科學的防空計劃——「防空堡壘制」（“box system”）

——防禦香港殖民地的全境。簡單說來，所謂「防空堡壘制」便是依一定的號數把防地分成若干區域，一區面積約一立方英哩。高射砲並不向飛機瞄準着，因為這種方法不很可靠。敵機的位置、速率、方向和高度，都先由聽音機自動計算出來，例如，命令向防空堡一九五B號發出，過了幾秒鐘，該號的高射砲便連續發砲，把在防區內飛行的東西都擊下來，甚至一隻蚊子也逃不掉。

可是機警的英國軍事當局不是專靠這些高射砲的。香港空軍的實力近來已經增加不少。有一次我說香港似乎只有啓德（Kai Tak）一個飛機場。香港一個軍人聽見我的話，便對我說，據他所知，香港至少還有一個飛機場，聽說此外更有兩個軍用飛機場（……在新界某處）他又說，在必要時，香港至少有三百架軍用飛機馬上可以出動，飛機師、地上技術人員和機場設備都很充足。

我們試看夜間防空演習的情形吧。空中有七處移動着的燈光，可見至少有七架飛機在飛行。可是此外還有三架燈火全滅的飛機，耀目的探海燈由香港各處向天空掃射着。有一道白光突然發見一架飛機，另外五道白光也集中起來，於是那架飛機便逃不出六道探海燈光了。另外六道白光又發見兩架「敵機」。在過去兩星期中，這是每晚必有的演習，風雨無阻。

假如飛機衝過防空線呢？在這種情形之下，香港有許多避彈窖可應需要。香港當局感到遠東風雲日急，近日剛宣佈舉行兩星期防空大演習，命令一百五十萬居民全數參加，使他們在空襲的時候，知道怎樣應付事變。

香港是一個海軍根據地。在這方面更可以看出香港準備的努力。軍艦不斷地在舉行演習，巡洋艦、飛機母艦、潛水艇及其他戰艦魚貫駛出鯉魚門到各防區去，過了相當的時候才慢慢駛回香港來。香港正港的面積共十方英哩，四週給高山環繞着，可稱為世界上一個最佳的海港，不愧『小直布魯陀』的稱謂。港內有船渠碼頭等建設，必要時不但可以停泊中國艦隊的二十五艘戰艦，而且還可以容納更多的大戰艦。香港的乾船渠可以停泊世界最大的戰艦，機械船也有適當的設備，可以担任重要的修理工作。

英國現在的遠東艦隊都是很新式的戰艦，不像美國亞洲艦隊只有奧加士達號（Augusta）旗艦是新式的。香港海港內今日有最新式的潛水艇、航空母艦、驅逐艦、水雷艦和附屬艦。

如果有必要的話，香港可由英國的同盟，例如美國或法國借用，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據報上的消息，英國海軍部已經在切實考慮這個問題。美國除檀香山之外，在太平洋上沒有根據地，而法國的印度支那根據地也不及香港或新嘉坡。倫敦與荷蘭已有艦隊合作的切實辦法，可是這是否包括香港，不得而知。

香港的軍火製造廠是新式的，而且不集中在一處。這些製造廠可以長期供給大量的軍火。無線電台很多，裝設的地位都經過一番審慎的考慮。自來水的設備雖未十分美滿，可是最近英皇登極紀念水閘完成，已足應戰時的需要了。自來水供給計劃已經按步實現了。糧食的供給也許是香港防禦

計劃上最守祕密的部門，其中佈置局外人無從得知。

今日香港的防務也許已足應付任何意外事變了。可是遠東的緊張局勢不斷引起倫敦陸軍部的驚慌不安，現在內閣又在討論進一步增強香港防軍力量的方法。在過去，著作家都承認香港是英國的「第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在一番驚天動地的劇戰之後，也許會被攻陷。他們認為新嘉坡才是真正的砲壘，可以受真正的試驗。可是依最近的情形看來，香港這第一道防線是無論如何非堅守不可的。現在的準備確是以此為目標的。（G. M. M. 原著，節譯十二月密勒氏評論報）（西風）

## 今日的香港

乃昌

這一個柔和、美麗、嫺靜的山島香港，永恆地是在和平的春花秋月裏渡過去。寓公的別墅，放送着爵士的音樂，繁華的市街，蒸騰起利潤的氣烟。

踏上海岸，但見士女肩摩，行人踵接，優哉遊哉的怡情自若，顯是雖逢世變，不知戰亂。宛然世外的桃源，讓黃帝遺裔的孽子孽孫逃避開國家的大難，自己去逍遙！

香港的人口，激增得好厲害。自從我們舉起了抗戰的纛旗，成千成萬的「難民」像潮水般的滾進來，一個多月的短期間，已增加二十五萬左右，總數達百十萬。香港居民日常必需的燃料與食糧，完全依靠港外的供給，現在人口數量既已驟然增多，又因封鎖的關係，來路日少，供求不均的結果，便發

生百物騰貴的現象。燒柴多來自桂省之梧州，今西江不通，無法運出，前每元可購百三十斤，現祇有五十斤；煤為每噸十八元，現亦漲至三十元；木炭每斤三仙，現為五仙；蔬菜之類，多靠廣州及江門輸入，平常價格每斤一毫者，現增至三毫；牛豬肉類則仰給於瓊州之海口，以前豬肉價格每斤四毫，現達六七毫，牛肉每斤三毫增至五六毫，雞蛋由每百枚二元半增至四元；淡水魚亦為廣州、江門所出，現幾完全斷絕，價格昂騰，得之者且若獲奇珍，鹹水魚則產在我國沿海一帶，自敵人肆意摧殘漁船後，每斤由九毫增至一元七毫。惟米糧本來自暹羅，價格尚無多大影響。這樣昂貴的必需品，倘無補救方策，預料將來當更不堪設想，不僅是昂貴而已，且將完全告罄，根本無從購取。香港本孤懸海中，島為岩石，又毫無出產，無錢者固已呻吟苦楚，有錢者勢亦不能過活。

封鎖下的香港人民生活問題的是不容忽視的危機，目下港中當局正力謀解決方案。先行調查需要數量，運來地點及運輸情形，然後一則擬增進海外輸入的來源，二則請求港督派艦保護運輸及保護漁民出海捕魚的活動。

除糧食之外，居民房租的負擔，亦已加重。月來人口的驟增，房舍都滿，業主遂乘時加租，前租值三四十元者，已增加三五元或六七元不等，否則且將迫令他遷，居民以不堪負重，現正籲請制止。

香港為遠東第二大商埠，貿易自由，未徵關稅，貨運由此轉口。至香港本身市場，銷售有限，因平常的人口總計不過八九十萬。自上海抗戰，長江封鎖，我國最大的中部市場，已失其吐納口之地位，於是



洋貨乃集中於香港，由此轉運我國內地。故抗戰後，香港的經濟地位，已變為非常的重要。敵機之不斷襲擊廣州，轟炸廣九路與粵漢路，即企圖阻斷我國整個市場與香港的經濟聯鎖。現下香港九龍之貨倉無不滿積貨物，外貨猶復源源而來，一般碼頭工人，駁船、帆船無不忙碌異常。中國的抗戰促成了香港的盛興。

這些堆積着的貨物，自以英國商品為主，就在香港的市場，亦已代替日貨的獨占地位。戰前日貨約占香港的百分八十，每間店舖，幾乎都是充斥着東洋商標者。現以來源激減，商人亦復能同仇敵愾，日貨乃減為僅占百分之二十，今後或將更形減低。

隨着人口的增加，而香港本為消費的都市，生活高昂，失業及難民根本就無法立足。戰後大批擁進來的居戶，大多是腰纏鉅萬的寓公，消費集中點的酒樓舞場，自然便生意興隆。儘管菜餚的價格是大大增高，總是賓客如雲，座無虛設，舞場的顧客，更是擁擠得很，平常座位，最少要空着一半，現則夜夜告滿。上海的舞女，很多來港作摟抱生活了。聞名春申的梁氏姊妹花亦已駕臨香江。風流的老少寓公，總不憂取樂無道，只要有的是錢，地無申港之別，時無戰和之分，隨處隨時都可以眼睜睜的沉醉。溫室窗外難民傷兵的哀叫，那是霍亂症毒菌的傳播，應該任其自然的死滅！

香江若干慈悲的善士，他們受「有錢出錢」這一口號的感動，亦頗能慷慨解囊，然而畢竟數目太少。救國公債之募集，成效尙屬有限，封鎖停航的成千失業的海員以及失掉捕魚自由的三四萬漁

民，仍看不到大規模的救濟。

貨物貿易的暢旺，須有通暢的交通條件。商品雖已運到香港，而內地的交通受了阻礙，則生產過程與流過程不能並行發展，香港的繁榮必然是一種脹腫的局面，現在正是快到脹腫的程度。

香港地產的激跌，亦為表示其不健全繁榮的事實，現在欲以三四萬元的地產抵押三四千元，都不能為銀行接受。僅此一點，就可了解香港潛伏的危機是相當的深刻了。

生活環境是決定人們意識的力量，糜爛的香港社會中，個人享樂主義便超過了民族國家的觀念，京滬一帶大官富賈逃港的闊人們不肯為救亡拔一毛，而普通居民對於抗戰情報，尚相當留心。香港救亡運動與外埠不甚相同，大約形式上不能出慈善的軌範，在慈善名義下始能募捐救濟。記者抵港之日，適為「兵災」籌賑會舉行歌舞募款，在兵災名義之下，進行捐款。我們是抗戰，不是兵災，抗戰要人民供獻財力，不是慈善的捐款，然而在主權已失的國土中，這樣已經算難能可貴了。

只有國家強盛，才是最安全的辦法，國家弱了，逃到那裏也不能得到安甯。敵人已經確佔東沙島和荷包島，又正窺伺瓊崖，再加以國際形勢之日趨錯綜複雜，在香港寓公中已開始一種不安心理的醞釀。再到什麼地方去呢？寓公們又在躊躇了。

（大公報）

香港決不是世外的桃源

佚名

戰爭的颶風吹散了多少記憶上的塵封，自己的腳所踏過的自己的國土，以及這土地上的人和物都以新鮮的活潑的姿勢重新闖入腦幕裏，在互相追逐與紛擾中，我拿起一張報紙來作抵抗的武器，但報紙的黑色的鉛字，都登載着華南敵機騷擾的消息，却更把我引入於一段古舊的悲慘的生活的記憶中，這一段生活的釀造是在一個南國的美麗而嚴肅的小島香港。

然而我是懷念麼？是的，那是我們自己的家鄉呵！但我的懷念並不是仰慕，有誰仰慕的麼？他們以為香港真是安樂鄉吧？！有這樣的感想的人的腦子是並不如一隻低等的鳥類的。據說：沙漠中有一種愚蠢的鳥類叫做駝鳥。大概造物者看中了它不是一個有為的動物吧，便賦與了它一雙善於逃走的長足，然而這一個低能的傢伙雖然善於逃走，但它那鄙怯的腦子竟也不敢正面望一望它那敵人的當敵人追得正急的時候，它竟把它的頭縮進一個可以遮蔽它的視線的小穴中，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回事呢，它僅能遮蔽它的頭，敵人是可以看出它的頭部以外的全部的，便攝手攝腳不動聲色地走近去，想一想吧，那是只費一舉手之勞便把它攫過去，填進它的敵人的肚皮去了。

可憐這一個愚蠢的傢伙，該是至死而不悟它致死的原因，胡裏胡塗地把它那寶貴的性命送掉了。

這一個故事我們有充份的權利去加以嘲笑麼？呵！請看那被稱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智慧，到底是否會被那隻駝鳥高出了幾倍呢！

我所舉出的例子是自從「八一三」我們的全面抗戰展開了以來，處在這時代的激流中的我們若干的同胞竟逃到這南隅的一個小島——香港，去託庇在那暫時的外人的勢力下。

那些傢伙不就是人類的駝鳥麼？那些人類中的駝鳥是把香港看作世外的桃源了。

香港果然是世外的桃源麼？那不過是遮蔽着駝鳥的視線的小穴而已。

說這一塊土地是一個小穴並不是形容的過份啊。據說在它割讓給別人的時候，負着它的運命的全權責任的前清某大官員就以袖角抹一抹，在他那昏花了的老眼中，香港不過是一角小山，送掉了是並不算作一回事的。

然而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下，一個地方的發展，並不在乎面積的大小，只要交通之是否便利。九十年前的——一個只有幾個漁人生息的荒山，曾幾何時，便成爲佈滿高樓大廈、圍滿巨舶長艦、塞住了近百萬人口的一個在商業上、軍事上的重鎮了。

但它的先天畢竟不足，不到廿五萬方哩的土地，容納着近百萬的人口，無論如何是不充份的，把山上剷平，把剷下來的泥土傾進海里去的結果，雖然作成了幾條繁盛的馬路，但支持着那商業的繁盛的人們的住處卻還是一個嚴重的問號。這個問號，我們曾經挺身進去而爲其中的一點的，現在的記憶裏已經不很能夠告訴我以確實的年頭，在一個空氣中也包含着蒸氣的南國之炎夏裏，我流在那個孤島上。那個時候，在生活的鬥爭下，早起，從東方才探出頭來的太陽之光刺變作一條粗重的皮

鞭，我是經不起它的一鞭便從床上跳起來，及至電燈的光刺呢也是一條皮鞭，我又給鞭回去，鞭回那唯一的「家」了。

不，更正確地說，那地方不但沒有資格稱作「家」，就是「鴿籠」那一個可憐的字眼，也及不上呵。

但那還是三層樓的「洋房」，因為在香港，一樓一底的房子是沒有的。以「寸金尺土」這古怪的詞兒去形容香港的房租之貴是並不過份的。我那個「家」僅佔三十方呎，但卻要七十多元，以七十多元的重負加在像我這類窮鬼的肩上自然是不勝，在無可奈何之中就只好聯合十多個人來担負，在那一點兒的地方中，侷促了十多個人，你想那情形是怎樣的呢？我們只好睡三樓「疊舖」像一件貨物一樣擱着，但我們還是一個人，也還有觸覺，沒有陽光，也不夠空氣，每天卻充滿汗臭與腐物的霉氣，臭虫與蚊虫的騷擾，每天都失眠，還不到三個月，我便病倒了。

也還有人仍想逃到香港的麼？那地方是會窒死你的。吳淞江灣閘北等地方中，才有真正能夠活人的空氣。

（辛報）

## 戰神巨掌下的南澳島

公懷

自從中日戰事發生後，我國領海中的島嶼幾無一不呈岌岌可危的現象，終於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廈門附近的金門島首遭淪陷，日方將以之爲進襲閩粵的階梯，並增強台灣之軍事佈置。我們由此懸測，覺得瓊崖和南澳兩島的前途，實在是危機四伏，如不早作準備，河山變色，不過時間問題耳！我們看了最近各報的電訊，更覺得這顧慮不是杞人之憂，因爲瓊崖的海口和南澳的隆澳，早就受過日艦的炮擊，當然在現在，他們的大軍正配置在黃河南岸和南京浦口，對華南暫時或許不會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即使有砲擊、遊弋、偵察等舉止，當不會超過試探我方防衛力的限度。但萬一日人像佔據金門島一樣的佔據了瓊崖和南澳，則不但南太平洋羣島將感莫大的威脅，就是中國的閩粵兩省，屏藩盡失，也將晨夕不安了。關於瓊崖情況，筆者曾一再在他報爲文詳論，故茲篇所述，僅屬於南澳島。

## 二 南澳的一般情狀

甲 地位 假使我們打開廣東省的地圖，在東經一一六度四二分至一一六度五五分，北緯二三度二二分至二三度二〇分，看到那塊長方形的島嶼，這就是南澳了。它南端的宮口，距粵省的汕頭水程僅有五十里，北端的隆澳，距閩省的詔安、東山亦祇四十里，和澄海饒平兩縣，遙相對峙，一葦可航，實在是華南的重要門戶，若此島一失，不但閩粵海面將全遭封鎖，即南太平洋航路，亦爲之腰斬了。

乙 形勢 據地理學家說：南澳島的山嶺至和菲律賓、澎湖、台灣羣島都一脈相連，迤邐接瓊崖島又和安南、暹羅、緬甸諸地的大山脈相連，真是東亞大陸的外廓，南太平洋上的天然堡壘。島的四週，

滿佈着崎嶇的礁石，航行者稍一不慎，立刻有沒頂的危險。在島的附近，閩粵海岸間，還羅列着無數島嶼，對南澳有如羣星之拱月。這許多小島嶼中，像勝澳、九歸澳、彭山小島等，又都是形勝勢要的地方，只須略爲設防，外人要內窺，就戛戛乎難了。

丙 人口 全島人口，在三年前約共五萬餘，居民因島上山脈綿直，平原適於耕穡的土地實在太少，所以大多以飄海捕魚爲生，漁七耕三，是島上流行的一句口頭禪。近來居民因捐稅繁重，盜匪橫行，漁業又遭日、台人的競爭，也已走入慘落的階段，失業的人，日多一日。島民往往爲衣食所迫，將子女賣給潮屬各縣人民，自己則受台人之僱，到台灣作礦工。故現存的居民僅有三萬人，縣城附近約六萬人，各鄉區約一萬人。

丁 區域 全島分爲四區，爲深澳、隆澳、雲澳、青澳。和粵省饒平接近的是深澳和隆澳，粵閩省詔安接近的是雲澳和青澳。在明清兩代，青澳已被視爲閩粵的屏藩，故當前由閩粵兩省分佔。深澳、隆澳歸廣東，雲澳、青澳歸福建。到民國成立後，才把全島治權統一，劃爲縣治，隸屬爲粵省府。

戊 政治建設 現在南澳島劃爲二個自治區，深澳、青澳爲第一區，隆澳爲第二區，雲澳爲第三區，縣府置於隆澳，下設公安局，轄三個分局。民國二十二年設立自治區後，分局的警政，由區公所兼理，故無形中已將分局取消，區的轄屬，第一區六鄉，第二區七鄉，第三區五鄉。全縣每年的田賦收入，約八千三百餘元，地方稅收入約三萬八千餘元，而全年支出却需五萬四千元，要不敷到一萬數千元的數

目，全縣有公園一，苗圃五十八畝，林場五千餘畝，公路四十里，電話線四十五里，短波無線電台一座，可與汕頭和廣州通報。人民的教育程度，異常幼稚。全縣僅有簡易師範一，完全小學三，初級小學八，總計在學學生數還不到一千二百人，由此可見其文化低落情況了。

己 島民疾苦 島民最感痛苦的，除苛捐雜稅外，要算海鹽的騷擾了。這地方，在明季時，常受外寇的劫掠，後來，又成爲盜匪的逃遁藪。民國成立後，盜風仍熾。著匪吳品三、曾柏崇等，盤踞島上，和汕尾的大鵬，詔安的布袋澳匪徒相勾結，前後十餘年，曾騎劫大洋船四、五十艘，他們平日還要向漁船勒抽「保護稅」，沿海的居民，都要向之納捐，方得安寧。甚至還公然發行不兌現的紙幣，強迫島民使用，盜匪的權威，竟駸駸乎凌駕於行政長官以上。民十七，駐軍往雲澳、隆澳勦匪，人民亦紛起協助，始把匪徒擊散。民十九，吳品三率領了匪衆，攻陷雲澳，軍警遂與之激戰，卒使吳抱頭鼠竄而去。後來，吳曾兩匪首，雖先後被捕伏法，但他們的黨羽，仍散佈在沿海各地營打家劫舍的生涯，島民的生活，仍在疾苦中不得拯救。

### 三 南澳國防建設的今昔觀

南澳的有設防需要，始自明代，那時外寇常在我閩粵海疆焚燒劫掠。洪武二十年，閩省爲防患計，設置南日等三個水寨，作爲海軍根據地，同時又設元鍾等海軍遊擊營，各營輪流在海濱操練，駕駛出巡，放哨。因之外寇有好多年不敢相犯。但因爲太安靜了，兵士逐漸習於遊惰，營壘海防，都成了廢墟。至



嘉靖四十二年，外禍復熾，當局才又把海防注意起來，南澳也在那時重行設防。至萬歷四年，元鍾遊改爲南澳遊，有把總在南澳指揮，歸漳潮總兵統調。把總在南澳，專事訓練水兵，不問民事。如民間有糾紛發生，要到詔安、饒平兩縣去受審。就在那年起始，南澳島開始受中國政府的轄治。南澳的駐軍，總兵下分左右兩營，左營屬閩，右營屬粵，變爲閩粵兩省的共治區域。島上那時沒有文官，完全在軍事管理的狀態中，朝廷依然把島民視作化外之民。至清雍正十年，粵督疏請在南澳添設閩粵海防軍民同知一員，辦理民政，照州縣制設民政專司督理，公佈海洋禁例，盤詰海上出入船隻，編查保甲，徵放兵餉，同時向人民徵收地稅，撥充左右兩營的軍餉。海防事務，歸總兵官酌量辦理。迨民國成立，總兵解職，左右營稍減，國防無人過問，遂成爲不設防區域。但沿海各地，尙有無數殘壘、廢砲、烽火墩、瞭望台等不少古代禦侮抗戰的遺跡，到現在，不過徒供後人的憑弔罷了。

至於南澳的兵備，在雍正十年，下令嚴禁通番，對沿海國防，非常注意，那時南澳總兵轄管的勢力範圍，從潮漳二屬管至台灣、澎湖羣島，政府所以賦與特大權威，目的即在防禦外患。南澳鎮標左右營，共有水陸攻守戰鬥兵三千餘名，另轄澄海協統的左右營馬步兵一千四百名，達濠營馬步兵四百名，駐守着沿海的汛營。時島上與築砲台五座，計長山尾兩座，以之控制澳東（即台灣方面）渡口汛一座，以之控制澳南（即驍詔方面）臘嶼兩座，以之保南澳城和出入的船隻。其他潮汕沿海各地，也都建築砲台。關於造艦方面，可稱尙能努力。從此一直到光緒時，歷代清帝，莫不以南澳視爲我國南方的

國防軍事重心，對南澳的防務，還能相當注意。自辛亥鼎革後，國內的戰爭糾纏不解，潮梅一帶，常在戰爭的威脅下，幾無寧歲。於是潮屬沿海各地和南澳國防完全廢弛。民四，南澳改爲縣治，因孤懸海外，地瘠民貧，當局對南澳國防亦未能注意，遂使南澳成爲華南海盜的尾閭，非但民衆要受盜匪威脅，卽堂堂行政長官，亦預邀得盜匪諒解，才得無事呢。這樣的盜匪統治，一直維持到民國十二年。在這八載中，盜患尙不能彌，更何從顧及國防？後來，陳濟棠治粵，抱閉門自守政策，對潮汕剿匪問題，略能兼顧，派兵一團，駐澄、饒、澳三縣，但南澳很少有正式軍隊駐紮的。及粵陳施行「三年計劃」，下令各縣設立警衛隊，南澳始將縣兵和警察混合編成常備隊一中隊，但武裝不及百名。民廿四，才算有一百名正式常駐的國防武力，復又奉東區署命令，編後備隊一百八十名。現在，全縣共有短槍二百餘桿，清代在各衝要處所設的舊炮，已不能用，海上防禦的戰艦，僅有一艘台灣尖頭漁船改裝的「南澳巡輪」，裝有員兵二十名，長槍二十餘枝，機槍兩挺，這些，便是保護潮屬沿海交通的唯一軍備了。所以南澳國防力量的單薄，是無可爲諱亦無庸爲諱的事。

（社會日報）

## 敵機寇粵記

陳乃英

機聲與怪聲——八月卅一日晨，余一夢醒來，在床上運動畢，披衣而起，坐於床前東窗下之椅上；信手推窗，金風颯颯而至，涼氣侵膚，不覺有感秋神之又至，引目瞭望天際，疏星寥落而懸掛於空中，閃

閃作光，欲明欲滅，正是『耿耿銀河欲曙天』之時候矣。一會兒：『啞啞，呿呿』之聲，起於天際，愈聽愈顯而愈嘈雜，這時心靈像止水一樣靜穆的我，不禁掀起一圈一圈的疑思玄想之波瀾；於是念着：『究竟是什麼聲音呢？』正在疑思玄想的當中，其聲浪更大更顯而更嘈雜了，『常識』告訴我：『這是多量的飛機聲。』舉目四矚，一無所覩，『常識』在找不着物證的當兒轉而又給疑思玄想戰勝了。這時家人輩亦受怪聲驚醒，亦以其爲機聲也，四望天際，也未之見，因之有疑及隔壁『磨地豆』（卽落花生）之聲者。在互相爭論中，怪聲已隱隱而沒，於是各趨工作，一場辯論，各人均以找不到物證，遂不了了之。

敵機之發現——過了一會兒，大約是五時許，余正從事於生活上固定之工作——洗面漱口之際，怪聲復隱隱而起，愈聽愈顯而愈嘈雜，循聲瞭望，果見飛機二隊（每隊三架）翱翔天際，均飾作灰白色，由南東而趨於北西方。飛行極高，測其飛行方向，似趨廣州市。余嘗細聲對家人言：『有敵機之可疑。』因於時間、數量、方向、及其高飛程度，而內心不能不作如是揆測以決疑也！

喜訊告訴我們——七時許，機聲復起，聲浪與前一樣，時正值『早市』之鬧，羣衆如潮一般湧至街中而看。余在後園中，果又見飛機兩隊，每隊三架，趨東南飛，似敗退而返，有一隊較近，高程比前爲低。時朝陽若豔霞照射大地，飛機若一羣大鳥。飛機身翼各部，受着朝陽之照射，彷彿似渲塗一層美麗之金色，閃閃作豔光，不禁憶起『猶帶昭陽日影來』之句，緣其時之景頗彷彿相似。不意戰神之萬惡凶器，

亦具幾分詩意！

八時左右，機聲又起，審其聲浪，似在西南方之濃雲中。

一會又有機一架向西北而飛。

九時，有機一架向北而飛，極低極速，機尾洩烟一把。

早飯後，擊落一敵機之說，揚溢乎街中；至於擊落地點，議論紛歧，性急者均欲先看為快。

十一時許，機聲又起，時一輪白日，高懸中天；有一白色機循莞樟公路而來，橫跨圩（大朗新圩）中而過。

晚飯後，街頭巷尾，均盛傳擊落敵機，友人葉某君邀余往大朗圩汽車站，購香港晚報，方至站，適一汽車迎面而來，車甫停，羣衆趨購晚報看，果見大號字登載『敵機襲廣州，我機驅之至虎門，擊落敵機二架於蓮花山附近之大橫村……』這時羣衆的臉孔，均掛着一付欣慰和得意之笑容！

萬人爭看敵殘機——九月一日下午，友人盧君聯輝過訪，手持用報紙包着之物件對我說：『俾你睇吓』余拆開報紙一看，不禁喜極而呼：『這是敵機之殘餘碎件嗎？』盧君點一點頭。余細閱之，斷它是機頭坐前之物，有關掣者三；右者有『上昇』二字；正中者有『斜左傾右』四字，及指箭二支；左者有一可發動之針位於上半週圓之中，其半週圓內復有夜光粉之符號10 20 30 40 50，下週圓則有『司空具』及『東京』等字，這確是敵機鐵證了。盧君不避辛勞危險，跋涉數十里而拾得其殘餘碎件，

「以博一快萬人之心，亦可嘉也。盧君言：『敵機炸得粉碎，機師四人之屍體，均身首異處，肌肢狼藉塗地。』此亦予侵略者之察惕也。至於來看敵機殘件之人，充塞一室；不論男女老幼，均顯着萬二分快慰！萬二分得意！而笑容和喜氣皆充滿於每一個人的臉孔上了！

羣衆『同仇敵愾』之心理，由是觀之，誠可以窺其一斑矣！

（宇宙風等聯合旬刊）

## 飛機翼下的廣州

穆時英

### 婦孺列車

接到了朋友鄭君的信，我馬上拎了一隻輕便的旅行箱，擠上十二時五十分開往廣州的中午快車裏邊了。居然能夠找到一個座位，真是兩年來最幸運的一件事。剛坐下來，並不短的一節車箱已經不可思議地裝滿了人。這些乘客裏邊，除了一部份只帶了很少的行李的，像我那樣的單身漢外，差不多全是大包小裹的婦女們和孩子們。婦孺列車！可是開往那裏去呢？開往在飛機翼下的廣州。轟炸並不使人們拋棄家鄉，反而使他們更留戀他們的生長地。剛在半個月前，她們倉皇地逃到香港，而在日本的航空母艦發現在唐家灣的現在，她們又雅興勃發地趕回不久就會大規模地被轟炸的廣州去了。這樣的轟炸效果，我們的「皇道使者」是沒有法子瞭解的吧！就是我在當時的確也有些詫

異。

### 風趣的插話

火車開行了以後，從坐在後面的少婦們的對話裏邊，我發現了一段頗爲風趣的大時代裏邊的小插話。

她們是經過她們丈夫的敦勸和恫嚇才勉強地離開「甜蜜的家」的，可是精細的太太們就是在這樣危急的非常時裏邊，也沒有給與她們的丈夫以過度的信任。她們走的時候曾經在丈夫身邊佈置了週密的情報網，而現在預料的消息真的傳來了：男子們晚上回來得很遲，時常在可疑的地方出入之類。

「說什麼男子是應當犧牲的，你們女人的責任却是撫養和教育小孩子使他們成爲未來的戰士：這一類好聽的話，原來還是他們熟練的假公濟私手段！」坐在我後面的一位有着很婉約的聲音的少婦大聲地說了這句話，使前半截車廂裏的男子們都笑了起來。所以她們預備回去，像男子一樣地，和她們丈夫肩並肩地死在親愛的廣州了。

### 紳士和侍役

在我斜對面，坐着一個穿得相當華貴的中年紳士。他手上的晶瑩的鑽石和胸前的沉重的金錢鍊，在這樣艱苦而流離的年代，使他成爲全車廂裏的刺激人物。

車過了深圳，離開了九龍半島租借地，進入珠江沖積平原的時候，他漸漸不安起來。他好像在等待着什麼，又好像想從喧囂的輪聲中聽出什麼來似地，緊張地坐着，不時探看窗外晴空下的白雲。終於他忍不住了，他拖住了一個沖茶的侍役，開始了底下那樣的對話：

「如果飛機來了怎麼樣呢？」

「來了再說吧！」

「掉下一個炸彈來怎麼辦呢？」

「你也死，我也死，大家都死。」

「車上一點防空設備也沒有嗎？」

「從香港到『省城』這樣大的天空你防得了嗎？」

「不是死得不值得麼？」

「整千整萬的人在死，有什麼值得不值得。」

碰了一鼻子灰的紳士，有點生氣的模樣。那侍役却輕蔑地瞥了他一眼，「丟！中國人沒那麼衰的！那樣地，低低地睡罵着，走開去了。」「衰」字的意義是起碼，沒用，懦弱，不要臉等等。倒是一個很可愛的傢伙！

侍役走了以後，他靜默了一回，忽然跟我說起話來：「不用說炸彈了，機關槍掃一下也不得了呵！」

躺下去吧，受彈的面積便大，坐在這裏吧，子彈一定打在頭上。」

我只笑了一下，對於這樣的紳士，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他有財產，有名譽，有地位，他的生命的確太珍貴了。他得保留他的生命來享受生活。

### 祖國的土地

列車終於到了大沙頭。半月前來過一次，並不像意想中那樣明朗，反而是籠罩着淡淡的悒鬱的氣分的這荔子和木棉的城市又展開在我眼前了。

走出車站，當面就是一顆大得可怕的炸彈模型，旁邊是一架裝着機關槍的鋼甲車，和一小隊矮小的廣東省軍。正和一切南方的出品一樣，這些士兵都是那樣小巧而精緻得可愛，可是冒險，熱情，死拚，這些南方人的特性也清楚地刻劃在他們臉上。

經過幾次轟炸的廣州和我上次來時情形沒什麼變動。街上觸目都是匆匆來往的壯丁，不容易看到女人和小孩子。可是在這短促的時期內，廣州的領導者却已經把廣州用宣傳品糊了起來。到處都可以看到日本兵士跪在拿着大刀的中國兵士前面的大幅漫畫和白布標語。在半部論語的封建軍閥統治下殞臥了八年的廣州現在是突然醒來了！早幾天，這裏舉行了一個三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在飛機的威脅下，集合在中山紀念堂前，向民族的敵人吼出他們的憤怒。

已經不是殖民地上的奴隸了，是踏在自己的國土上的中華民國的堂堂國民了，已經受着自己



的軍隊的保護了……思想的斷片迅速地湧上來。雖然也許馬上會有一顆炸彈掉下來，把我炸成粉碎，可是在往鄭君負責的某一救亡機關的途上，我依然有着一種古怪的安全感。

### 一個問題

在一間充滿了緊張的工作空氣的小房間裏，我找到了鄭君。他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正在組織一個五萬人的歌咏示威，預備用自己的歌聲來唱出這偉大的民族的輝煌的明日，唱出自己的憎恨和喜悅。他又告訴我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來要求分配工作，同時又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沒有人去做。問題是在這裏：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有着太多的熱情，而沒有實際的工作經驗和能力。他們希望做轟轟烈烈，有速效的事，例如演講，示威，演戲等等。他們缺乏冷靜，堅忍，和組織力，也沒有專門技術。因此，有的方面人力供給太多，有的方面隊伍又太少。

「在這樣緊急的時期，我們却必須把他們重新訓練，重新組織，而不能馬上把他們動員。」最後鄭君稍稍有點悲觀地這樣感慨着。

六年來，我們在許多方面飛躍地衝進，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依舊是吳下阿蒙。我們的自我估計沒有做到百分之百地正確。我們已經一致站起來了，可是我們却並沒有動員。我們的力量還不能被充分地利用。我們還是沒有經過組織的羣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在鬥爭過程裏邊儘快解決它。

## 沒有燈的都市

爲了想瞧瞧這南國都市的晚裝，八點鐘左右，和鄭君一同從明亮的拿坡倫咖啡座，走到黑暗的街頭來了。習慣於電燈和霓虹燈的眼，一跨出咖啡座的台階，馬上像失了明似地什麼都看不見。沒有燈！完全沒有燈！在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沒有燈的地方也沒有燈！

街上，這裏那裏時常有一些強烈的光突然射出來，射到人的臉上，馬上又消滅了。那是憲兵用手電筒在查察他認爲可疑的人們。爲了我的觸目的非廣東型的臉，和我的生硬的廣州話，只走了二三十間門面，便受了七次嚴厲的盤詰。廣東人有一種很天真的認識，他們以爲江北人都是漢奸，而江北人和非廣東人中間的區別他們是始終弄不清楚的。如果沒有鄭君，怕又會像上一次一樣，整夜被監視着了。

「加拿大」和私家汽車的前燈明滅着，像田間的螢火一樣。街道和行人的輪廓突然清楚起來，又突然消滅在不知那裏。我們是用觸角在走着路，車輛轟然地鳴叫着從身邊擦過去，遊人們從暗陬裏面對着我們撞來。完全像鬼市一樣，悄然地，一點聲音沒有地，無數的人在身旁憧憧地隱現。真是很有趣的景象。

十點鐘的時候，我們站在海珠橋上了。珠江的確很俏麗；月色澄清得很，水面上籠罩着柔和的，黃昏樣的薄明。從泊在橋下的趸艇上，睡熟了樣的趸艇上，哀怨的粵謳在夜色中浮動着。

這樣夢幻似的大月亮，可是珠江水面上的閃爍的反光，在空中看下來，不是非常清楚嗎？也許五百公斤的炸彈會掉下來，消滅了這些精緻的珠艇，可是漢民族却將像這靜默的珠江一樣地，永遠地，永遠地生存下去。我們也許會流血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可是我們的自誇的敵人將一個沒有遺留地粉碎在我們脚下。

### 夜襲

鄭君的屋子是一座很漂亮的別墅樣的建築，位置在東部的山坡上。我的臥室的窗外展開一片肥沃的平原，對面就是那永遠繚繞着白雲的白雲山。因為疲倦和那張華貴的席夢思床褥的誘惑，我一下子就睡熟了。

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我突然醒來，而且在床上坐了起來，一種微妙的預感突然浮了上來，覺得一定已經發生了什麼事似的。就在這時候，我聽見鄭君正在敲着門，稍微有些惶惶地叫着我的名字。我跳下床，披了睡衣，去開門。

『飛機來了，我們到樓下去吧。』和他的聲音相反地，站在門外的鄭君却意外地有着安詳的臉。剛走到樓梯那兒，我們聽見緊急警報。本來已經很靜寂的空氣，越加靜寂起來，就像這二百萬人口的喧囂的城市突然變成了化石一樣。窒息了似地呼吸着，我聽到自己的和鄭君的心臟跳動得難堪地響亮。

「生死關頭的確不容易保持浩然之氣。」我解嘲地說。鄭君也會意地微笑了。「如果被炸死了，家族便會陷入更絕望的更悲慘的境地吧。」種種想像銳敏地，迅速地在意識上反復地泛濫開來，一面深深地厭惡自己的懦弱和無恥。

在半樓梯上，我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到三樓露臺上去吧？無論如何，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這樣地向鄭君提議，他馬上同意了。

一大片夜雲正在月亮底下浮過，廣州和它的近郊差不多全給雲影遮蔽着。可是月光却依舊透過了那片秋雲灑落下來。在遼遠的水平線上，龐大的，夢幻似的銀雲堆積着。輕倩的小雲在天空裏浮遊着，那種瀟灑使人聯想起後期印象派的畫。滿天的星星晶瑩得不像是現實的東西。

在我們的脚下，密密層層的萬家脊簷漠然地融合在遠山蒼影裏。這座古舊的中國城市彷彿能容受全世界所有的爆炸彈似地，茫然地躺在那裏，像一個熟睡的巨人並不爲了蚊蚋的侵擾而感倒不安一樣。

### 璀璨的夜空

正在感嘆着我們民族的「深」和「大」，忽然聽到了飛機馬達的轟鬧聲。幾乎是同時，機關槍聲也從很遠的地方，燥急地，不耐煩地，在慰謐的夜空裏蠢動起來。

「我們大概是在黃埔附近截擊他們吧。」鄭君像一個老練的空襲城市居民似地告訴我。

飛機的嗡嗡聲和機關槍的達達聲漸漸來了。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幾秒鐘以後，我們四圍的空間全是這壓倒一切的，煩擾的聲音，就像千萬隻夏日的金蠅在我們上下左右營地纏繞着一樣。機關槍聲也清切起來，尖銳起來。七十多顆紅的和綠的星在空中晃搖着，流動着，那是飛機尾上的夜航燈。可是我們却瞧不到一隻飛機，因為那片大浮雲還遮蔽着月亮，只有機關槍的槍火在銀灰的夜空下流星似地竄走着。

空中真在戰鬥着。

一瞬間，五十多盞探照的微青的光射透了夜空，交叉着，縱橫着。一隻單翼機突然在探照燈的光裏，一顆銀色的斑點似地閃爍起來。馬上另外五條強烈的弧光掃過來，集中在那銀色的斑點上。從六個不同的角度和地點射出來的青光把一隻耀目的銀飛機捕捉在交叉點上，一眼看來，好像是一顆拖了六條長尾的彗星。這樣的彗星連續出現在夜空裏。

同時，幾乎會把人震倒似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從四面八方吼叫起來。火樹銀花在三千尺的高空開放了。有的是孤單的一朵，有的像三瓣的堇花，有的像五瓣的梅花。

雲彩，探照燈和高射砲，在夜空裏織着璀璨的圖案，而成羣的飛機就在這廣漠的，瑰麗的畫卷上衝刺着，迴旋着。

描在夜空的霓虹燈

不知從那裏掉下一顆發白光的，攝影場裏用的二千燭光的炭精燈燈泡樣的東西來，在半空中燃燒着。突然，整個的天空和整個的廣州都被照明了。大約過了三秒至五秒鐘，這奇異的火炬又突然消滅。在這一明滅中間，我們看見了許多許多東西。

西壕口的竣削的 *Skycrappers* 把貼在天邊的雲塊做襯景，浮彫似地映現了出來……在那些浮遊着的一片小雲中間，百架以上的飛機翻騰着，追逐着……高射砲的烟像是一朵朵透明的銀雲懸掛在半空……機關槍的斷續的火焰吞吐着，劃着不規則的弧線……一隻龐大的單翼機垂直地掉下來，又垂直地衝上去，穿入雲裏……就在我們頭上，三隻雙翼機在圍攻一隻大得可怕的轟炸機，至少有十挺以上機關槍在放射着，那些飛機就像鑽火圈的武士似地，在火網裏邊悠然地翱翔着……

照明彈熄了以後，在東北方，五色的信號彈的霓虹燈便描在夜空了。忽然，一條探照燈的光橫掃起來，直掃在一隻正在向下撲的飛機上面。那隻飛機已經跌得很低，好像裏邊的飛行員的輪廓都看清楚了的模樣。我們沒有看見炸彈掉下，可是就在這時候，轟的一聲，一條巨大的火柱帶着一大堆黑色的什麼東西從那隻飛機下面直衝上來，像是大地咆哮起來，伸出手來想抓住它一樣。飛機惶急地升上去，好幾條青色的弧光跟着掃上去，同時銀色的烟一朵朵花似地散開在飛機的四圍，火光閃射着，飛機抖了一下，古怪地翻了一個身，在空中熊熊地燃燒起來，變成一顆沉重的火球，迅速地跌下去，

一面嘶嘶地叫着。

末白

就在這短促的幾分鐘中間，廣州市彷彿到了它的末日。差不多是同時地，幾十條巨大的火柱在我們的前後左右跳了起來。大地像馬上就要陷下去似地，呻吟着，顫抖着。那洪大的震聲把我的知覺完全奪去了。我出神地站在那裏，什麼思想也沒有，徹頭徹尾被目前太瑰麗太神奇的景象所震懾。地上是火焰，空中也是火焰；地上的房屋燃燒着，空中的飛機也燃燒，連夜雲，連月光都被燃成血色。

火在整個的空間裏邊泛濫着。

有五個用降落傘跳下來的飛行員在半空蕩漾着。一架飛機在他們四圍兜圈子，用機關槍掃射他們。兩個爆炸起來，燃燒起來。還有三個却依舊那樣逍遙地飄着，彳亍着。

兩架飛機面對面飛來，滑稽地撞了一下，變成一團大火焰和無數小火星。在高空裏盤旋着的一架轟炸機猛地掠下來，忽然另一架正在燃燒着的轟炸機莫名其妙地遮住了它的去路，前者也一點不加思索地竄進火焰裏一同燃燒起來。

一切都是那樣混亂，飛機混亂地飛，探照燈混亂地滿天空橫掃，火焰混亂地到處噴放，高射砲也混亂地號叫。

幾分鐘以後，高射砲突然停了下來。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只有飛機馬達的低微的嗡聲，正像它們

來到時候一樣。

全廣州的汽笛同時響了起來，空襲已經過去了。

(宇宙風)

## 空襲下的廣州

石田

××兄：

想你在報上差不多每天可以讀到日機大隊大隊地來廣州轟炸的消息，而我又好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你一定以為我不在原處了，或已作了隔世人也說不定？！恰恰正相反，現在我非但沒有遷移一下，還正在努力工作着呢！這你又以為是可以慶幸的事了，但並不，蓋因處在這樣的大時代中，自己的性命，朝生暮死，晚活早亡，雖誰也沒有把握，可是，假如不幸的話，誰也覺到值得和愉快的；閒話休說，我且來同你談談空襲下的廣州的情況吧！

自八月卅一日晨，日機初次來襲廣州後，直至目前止，可以說是天天來的。一天中，少則二三次，多則五六次不等，雖然中間曾因颶風和不知道什麼原故，停止過幾天。廣州的所謂「布爾喬亞」們，在日機未來前，早已逃往香港去了。而中間的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們，廣州的危險是明瞭的。但住香港，腰裏的錢覺得少了點，如不逃，又覺害怕，唯一的法子，就是下鄉去躲避。還有大部份呢，似乎飛機並不可怕，住鄉下又覺得無聊，暫且留在廣州，看看日機的威力究有多大，一句話，他們是騎牆派，看風駛舵，故



仍是和食於斯，住於斯，無法遷移的無產者同住廣州。到了卅一日日機來轟炸後，廣州便成了滿城風雨，蠟犬不寧了！街上塞滿了搬行李的車子，車站裏擠滿了人，郊外盡是承着慌張的臉，肩着行李，扶老攜小，蹣跚地往鄉下跑，總之凡是可能逃的都逃了，萬不能逃的便住到那種八九層的大旅社去；一座很熱鬧的城，頓時冷靜下來像死去一般！當然，街上人是不會一個都沒的，但當你在街上踱着時，你看到兩旁的店家都閉了門，行人又是很稀少，你正會以爲是舊曆的正月初一，可是一看到街旁間隔着放了許多沙袋，大商店門口，也密密地堆着沙袋，稀少的行人，臉上都表現慌張的神態，行人的頭上，有戴着的並不是帽，而是鋼盔，你的知覺，便會騰地回復來，原來這是戰時狀態！

卅一日日機有否曾在廣州市下彈，我可記不清楚，不過，日機在頭上「胡胡」的旋轉，四面的高射砲「隆隆」的響着的確使人是驚心寒胆的。別人害怕到如何程度，我可不知道，我的同事乙君的驚慌，我是知道的：他自日機來後，聽見水滴到洋鐵皮上的聲音，以爲是日機聲，重的關門聲，以爲是炸彈，而火車汽笛響，便當作空襲警報了！再如真的警報放後，機聲未聽到，便飛也似的避往防空壕去。

然而現在呢，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早在半月前，就已成這樣子。不說別人，單以膽小的乙君來說，第一次空襲警報放後，他同我們照常地仍在工作，就是在緊急警報放後，如未聽見飛機聲，他也同我們一樣地還是不躲避，直待四週砲聲響了，機聲也已在頭上，我們才躲避一下。街上呢，車子多了，行人多了，兩旁的店家，也都開門照常營業，與以前較，可說已恢復了原態，一個老古董，變成了一個社會主

義的激進者！

廣州的東山，和中華路等處，曾被轟炸過，不過，除炸死許多無辜的同胞外，並沒有什麼損失——被轟炸的地方，我也曾去看過，可是我去的是第二天，只看被毀壞的房屋外，那悽慘屍體，和父尋子屍，子找父母的慘狀，沒有看到。不然，我就可以細細地告訴你。

根據人說，以及月餘來日機轟炸的事實證明，來轟炸廣州，是分期數的，最初的許多天，日以繼夜的在轟炸與軍事直接有關係的地方，而跟着便是拚命的天天向交通要道投彈；再後呢，那只有漢奸才知道！

說起日人轟炸的技術，讓我說件事實給你聽吧！日機在轟炸交通了，粵漢路當然是它的大目標，近郊的粵漢路，有一處有一頂人可以跳得過去的小橋，日人便向這小橋上擲下了十三枚之多的炸彈，而結果呢，小橋仍安全無恙，只把離橋很遠的一小段鐵路炸壞了。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兇狠，和它的技術來！

轟炸交通期中——姑且這樣說——日機一天二三次地向各路轟炸，可是我們的火車呢，照樣天天「轟隆轟隆！」地在開，粵漢路是這樣，廣九路及其他，也是這樣。（宇宙風）

## 廣州的市面

乃昌

蘇聯的經濟學者曾以「特殊蕭條」的意義形容現階段的世界恐慌，指出資本主義總危機前途是完全絕望。我們觀察廣州經濟在抗戰中的動變，雖然牠並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而是由於被侵畧戰爭的影響，並且也不是前途無望，而祇是破曉前暫時的黑暗，但依目前所呈現的來講，却不能不說是「特殊蕭條」。

現在廣州的市面，因為市民已經習慣敵機的攻襲，外表上確已逐漸恢復牠的「繁榮」，商店紛紛開業，行人如鯽，一個外來的旅行者倘不深入調查研究牠的實質，很不容易覺察牠戰時氣氛的沉重。

廣州的工業，還是以手工業占絕對優勢，種類部門的普遍，應有盡有。如粗布業（六十二家，總資本十二萬元，年產四百萬元）、米機業（十六家，總資本八萬元，年產二千三百萬元）、釀造業（十三家，總資本四萬五千元，年產料酒三十萬元）、榨油業（年產生油一千四百萬元）、化砂玻璃業（二十三家，總資本八萬元，年產約六十萬元）、絲織業（四十九家，總資本三千七百萬元）、棉毛織業（三十五家，總資本十二萬元）、絲綉業（五十家，總資本十二萬元）、象牙業（二十四家，總資本四萬元，年產十萬元）、爆竹業（十六家，總資本四萬餘元，年產約百萬元）、線帶業（五家，總資本一萬元，年產十五萬元）、橡膠業、皮鞋業、打金箔業、藤器業、草織物業等等，在廣州經濟地位的比重及其總輸出貿易所占的百分率，都很可觀。直可以說，廣州的繁榮，主要的是手工業的繁榮所支持。然而兩個月

來抗戰的結果，此等手工業已停閉了三分二以上。一方面是銷售省外及國外與南洋一帶的市場，受着交通的封鎖，幾已完全喪失；而原料的來源，其仰給於省外及國外者，亦已斷絕。例如榨油業原料之落花生，素均依賴山東輸入，戰後航運全停，內陸交通又不能直達，故廣州市內及其附近各縣，雖急求生油，價格飛漲，而榨油廠始終無法開工。手工業主及工人們，既感不能繼續生產之苦，復以敵機轟炸，防空又未能保障老百姓的安全，便一羣一羣的相率回鄉，這樣現象在各種工業部門中發展着，於是廣州的『繁榮之花』便不得不萎謝了。

較足稱道，還能繼續營業的是省營工業，於民國二十一年由省府撥款創辦，有士敏土廠，紡織廠造紙廠，肥田料廠，蘇打廠，硫酸廠，啤酒廠，糖廠等。聞總資本金爲五千元，每月產額在百二十萬元與百六十萬毫洋之間，戰後銷路，因交通問題不能輸出省境，亦頗受影響。現仍繼續生產，並擬力加增進。惟爲戰時資本及市場所限，屬於消耗性質之啤酒及紡織等則予以停辦。關於省營工業的創設，在當局經營各廠的主要作用，殆欲增加財政收入，故歷來的經營方式，未免有『與民爭利』之嫌。且各廠的設立，多有未能顧及市場銷路的需要和原料供給的問題。例如啤酒並非國民的必需品，毛紡織的原料來源又甚爲困難，公帑既耗，利無可圖。我以爲政府公帑的設廠，宜以重工業爲主眼，至於輕工業品的經營，則應扶助指導民間去舉辦。

### 貿易大受影響

輸出輸入貿易是社會經濟的流通，比如人身的血液循環，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潑生動，貿易一停則社會經濟機構將如血液停流後人身的僵化。目下廣州經濟現象，正是陷於這樣可怕的危機。

廣州的貿易道路，一為海輪出珠江口，一為廣九鐵路線。在戰前，貨物貿易的十分之九均從海道出入，陸運者不及十分一。珠江口閉鎖以後，貨運雖改由廣九進出，惟此係單軌鐵路，故廣州事實上已成爲死港。兩個月來，廣州貿易的損失太可觀了。

依去年的貿易統計，廣東全省進口額一三〇、一七一千元，出口額八四、五四七千元，除汕頭口岸外，大部分都集散于廣州。出口主要品爲絲，抽紡品，刺繡，菜蔬，菓子，草蓆，紙，綢緞，鎢鑛砂，竹，桂皮，烟草，鴨毛，鮮魚等；進口者以製造品占總值百分四十八，飲食料及烟草占百分三十六，原料及半製品祇占百分十三。從此種貿易品類觀察，廣東人民對於貿易的依存性是特別的緊要。中央農業實驗所曾調查自己紡織棉布之農家百分比，河北爲百分三八、八，江蘇爲百分三一、四，全國平均數是百分二四、四，但廣東祇有百分一一、六；更有進者，購買糧食農家所占總農家的百分率，河北是百分三三、五，江蘇是百分四〇、三，全國平均是百分三十五，而廣東竟高至百分四七、六。受了封鎖，沒有貿易，則廣東較其他省份都難以過活，其自給自足的可能性實在很渺茫。所以廣州貿易的停滯，不僅是一個口岸蕭條與繁榮的問題；而是全省人民的死活問題。工業品不能賣出去，必需品不能進口，物價指數一天天的高漲，這是抗戰中全國普遍的現象，然在粵省是特別難堪。記者曾深入增城博羅內地，民間氣象，倒不是害

怕敵機肆擾，而是惶惶不安於經濟的危機。『冬天快到了，衣料呢？穀子已經完了，米糧呢？』這是農民  
的呼聲。

### 當前民食問題

粵人以粳米爲主要食料，糧食問題就是一個米的問題。每年的入超額中，僅米糧一項，約值一萬元。因爲全省耕地祇有四千零四十九萬畝，而全省人口達三三、一六八、三三七，平均每人僅有一、二畝，此種比率較華北華中各省都低得多。依一般估計，粵省糧食合理需要量當爲一億三千九百二十萬擔，而省內自己生產量只有八七、八七〇、五〇〇擔，每年短少額數有五千萬担，惟歷年米糧進口爲一千萬担，這是表示一般購買力的薄弱，無數的農民是過着半飢餓的狀態，或以雜糧代替。

這鉅大不敷額的補充，均靠安南、暹羅、仰光之洋米及皖湘鄂國米的輸入。洋米入口量占百分之八十八（八百萬担），國米入口量占百分之二十（二百萬担）在輸入最多的民國二十二年度，全國洋米進口量總達二千一百餘萬担，而廣東一省竟佔一千六百餘萬担，着實驚人！要是一旦洋米阻斷，則粵省民食的惡化簡直不堪想像。幸地方早已預爲準備，消極方面購有大量洋米，廣事儲積，以資調節；積極方面則獎勵雜糧的種植，成績亦頗卓著。去年全國豐收，皖湘鄂國米尤形過剩，亦未始不可以國米代替洋米，藉此減少資金外流。但念抗戰持久，民食問題尤須從全國觀點加以考慮，能夠購進洋米儲存，則國米之餘剩者在其他各省亦可賴以接濟。現粵省當局尙擬有開闢荒田的整個計劃，以增

加耕地面積。廣州米價因當局積極購儲及進行各種計劃的結果，尙能大致保持戰前水平。我們但願這些解決民食問題的辦法，勿以少數人之利潤爲目的，而是真正爲了戰時民食的調節，才可免去戰時民食的危機！

（大公報）

## 敵艦襲陷金門記

佚名

金門縣爲一島，當廈門東，相距約三十里。十月二十六日，突爲敵艦襲陷。二十八日，敵艦復進佔金門西，逼近廈港口之烈嶼島，同日並襲攻泉屬之圍頭港。查敵艦於九月十四日分別襲攻廈門及泉屬之永甯鎮後，卽無甚動作。十月十七日以後，駐廈港口外逼近金門之敵驅逐艦二艘，於一週間，均放汽艇在金門沿海岸探測港灣。二十四日，敵汽艇兩艘，忽駛入後駐埔港，直向海岸而來，時金星小輪泊同安渡頭，備開廈門。乘客見狀，均卽起岸。敵艇仍向金星疾駛，企圖在安渡站登陸。岸上縣保安警備隊及義勇壯丁隊，乃伏碼頭橋側，開槍還擊。一敵水兵執篙立艇首，應聲仆艙中。篙墜水，敵艇卽開機槍掃射，互戰十餘分鐘，敵乃退去。我僅壯丁一名，因發彈過多，槍管爆炸，被斷二指。二十五日，敵艦突增來九艘，連原在共十一艘，計巡洋艦二，小型航空母艦一，驅逐艦六，運輸艦二。二十六日晨四時許，敵先以八艦向金門海岸砲擊，歷一小時餘，共發砲四十餘響，同時并向廈口砲擊。我廈港要塞砲台，爲遙援金門，亦發砲向敵艦射擊。拂曉後，敵驅逐艦三艘，駛入後埔港，開砲向岸上轟擊。同時敵輕轟炸機二架，沿岸低

飛，投彈轟炸，掩護敵大型汽艇八艘，載敵陸戰隊約三百餘人，分兩路前進，大部向後埔之同安渡頭，小部向前面（地名）以機槍掃射，強迫登陸。金門原無正規軍駐防，僅有縣府之保安警備隊，不及百人。民間義勇壯丁隊兩中隊約百人，武器僅有步槍，且多舊式，然猶奮勇抵抗，激戰一小時餘。卒以衆寡器械均懸殊，且我方在海空並襲下，乃不支。敵先在前面登陸，保安隊先退却，壯丁仍俗血抗戰，結果亦不支退却。後埔港之敵亦登陸，陸續共達四百人，在同安渡頭樹日旗。壯丁沿途在後埔鄉、水頭、古坑、金門城等處，節節抵抗。至正午十二時，敵始攻入縣治後埔市，即縱火焚大樓一座，民房數處，佔踞縣府，設陸戰隊大隊部，開監縱犯，發出荒謬佈告與傳單，金門遂告陷落。是役壯丁抵抗最烈，陣亡二十餘人，縣長鄺漢，率縣府全部人員於敵砲轟擊時，乘預備之金星輪，退離金門，移往大嶼嶼辦公。敵因壯丁強烈抵抗，銜之刺骨。下午，即在後埔市上搜劫，並及附近後埔、古坑、水頭、三鄉。民間金銀首飾、米、麵粉、煤油，均被劫，獲壯丁即槍殺。死者五六人。以向在金門業醫師照相師等之台灣人十餘名爲嚮導，故其所至，地理人事極熟。敵在金門登陸時，爲二十六日晨九時至十時四十分間，輕轟炸機一架，飛廈島北部先後三次，在要塞區共投六彈。以我高射機關仰擊甚烈，不敢低飛，目標不準，均落野地，僅傷一割草婦，斷右股旋死。市內警報三次，人民異常鎮定，秩序極佳。下午五時，敵機三架在廈島北部五通及對海同安之澳頭偵察旋去。金門之敵，二十七日開始向四鄉搜劫，仍以台灣人爲導。除劫物外，搜索軍械尤嚴。義勇壯丁凡爲所獲，先遭酷刑，迫供藏槍所在。但無論供出與否，均被槍殺。婦女青年者，多被擄去姦淫。上午，搜



劫瓊林鄉，下午盤山鄉，以次挨劫。每至一鄉，先以轟炸機飛翔示威，然後以機槍掃射衝入，故所至輒陷。金島南部各鄉，遂盡被佔。壯丁尙有退至北部西園、沙尾各鄉據守者，人民亦扶老攜幼，隨壯丁北退。二十八日，敵繼續向北推進，壯丁絕少武器，即有一二，亦窳舊步槍而已，仍所到隨陷。二十六七日，難民泛海逃廈有千人，逃對海同安屬者三四千，廈距金門一水之隔，僅二十餘里。一舟代價，竟達五十元。每人取資達二元。二十八日，帆船亦不易行，逃出者極少。旅廈金門同鄉組救護隊，是日推員赴金，設法援難民出險。迄二十九日，北部各鄉，殆已全入敵手。義勇隊壯丁，及有義勇隊嫌疑者，均遭槍殺。如非義勇隊壯丁，則被拘禁。婦女被擄，爲數尤衆。二十八日晨九時，敵又進佔金門縣屬金門島西介廈金間逼近廈口之烈嶼島，亦以敵艦三艘，砲擊四發，繼以敵機二架，低飛威脅，掩護汽艇八艘，拖舢舨載敵陸戰隊二百人，在羅厝垵登陸，由間諜台灣人法大山兄弟二人及許廷爲嚮導，並以飛機低飛離地數丈爲前鋒，以次入東林西方各鄉，搜劫殺擄，一如金門。當其攻烈嶼時，又以四艦兩次向廈要塞白石砲台砲擊，共發七砲，均以距遠落水。蓋烈嶼逼近廈口，是舉亦爲掩護攻擊烈嶼計也。是日，烈嶼難民逃廈者三百餘人。

二十八晚五時，敵艦二艦，自金門駛金門北部對海泉屬圍頭港，砲擊圍頭塘東，並以二機低飛掃射，掩護汽艇十餘，載陸戰隊進撲，企圖登陸。我守軍及義勇壯丁隊，卽行迎擊。激戰一小時餘，敵發砲數十發。至六時許，不逞退去。我僅傷壯丁九名。圍頭爲晉門縣屬，在泉州南門外沿海之一土角，亦稱圍頭。

角扼金廈同安之交，當滬港航線之衝，地極衝要。敵既占金門烈嶼，即在金門掘井取水，運炊具汽車登陸，並頻以飛機向廈島、同安、海澄、漳泉海岸偵察。二十九日，敵機頻過廈市上空，警報四次。是午十一時，敵機一架，飛彈嵩汽耳路圖炸九龍江上江東橋，因我高射槍砲仰擊甚烈，因投四彈而去。又小輪同安、后川、兩號，二十九日，自同安開廈，中途至五通海面，爲敵機追逐，低飛逼視，並盤繞同安輪，以機槍掃射，乘客幸無傷者。同午十二時，敵機一架，飛泉屬沿海，向晉江縣安海與南安縣水頭間之五里橋投三彈，僅炸燬石板二塊，傷平民三人，橋仍可通行。安海水頭之間，爲大海水沮茹窪地，橋長五里，卽以渡此窪地，惟並非車路所徑，僅可行人，與惠安之洛陽橋同爲泉屬兩大工程，亦爲古蹟。同午十一時，一敵機飛安海東之東石鎮，向輪碼頭投二彈，均落曠地。同時敵復自金門以汽艇時向廈之五通與同安之澳頭開海面窺探，但不敢近。五通澳頭間，卽廈門港之北口，泉廈車路，在此渡海。

又據續訊，金門敵艦，二十九日續到八艘，已增至三十一艘，登陸敵兵達千餘人。惟正規陸戰隊僅四百人，餘均爲廈門閩南撤退之台灣浪民所組織的僞軍，以台灣人吳添壽爲指揮。（吳卽原在金門開照相館者）設僞司令部於後埔市原義勇壯丁隊部，駐僞軍四五百，瓊林及沙尾二鄉，設僞分隊部，各駐百餘人。原在金門業西醫牙醫照相師之台灣人及漢奸許廷芳、陳永康、吳海水、許肚、洪清池、洪大山等十一人爲重要人物。至二十九日，金門全島均陷敵手。二十八九日，敵繼續劫掠姦淫，殺戮益烈。舉例如下：持鄉三婦被強姦致死。水頭兩婦被輪姦數小時後釋放。後埔許崗一養女強姦，不從被殺。又二

少女被褫衣輪姦。水頭教員張某之女十八歲，強姦不從，奮拒罵賊，被破腹殺死。又一耳聾之老婦亦被殺死。賊衆以每十餘人爲一隊，沿鄉搜劫，挨戶不免，金銀飾器，槍械，手電筒均被劫。婦女莫不遭其蹂躪。青年多被縛押落敵艦。商店住家，夜間均不許閉戶，賊兵隨時闖入，殆已全入悲慘地獄境。二十九日，廈同鄉救濟隊僱船設法沿海撥救出險逃廈門同安之難民極衆。計自二十六日迄二十九日，逃出難民八千餘人，留金者尙有三萬餘人。金門雖一小地，民衆赴南洋居多，約有三萬餘人，僅留其眷屬在籍。故金門人口，以婦女爲多數。二十九日，新加坡金門華僑，電匯五千元來廈囑爲救濟，並續撥出險。惟敵在金現禁人民逃出，挨戶搜查，已逃出壯丁，勒限追回。二十八日晨佔烈嶼之敵三百人，卽晚復回敵艦。二十九日未再登陸。惟敵艦仍泊烈嶼旁。又金門縣長鄺漢，二十八日到漳，當以其於敵未登陸時，卽先逃大嶼，扣留查辦。

查金門島孤懸大海，東望台灣，東北隔圍頭灣與晉江南境相望，北與南安之石井汎相望，西北與同安相望，西蔽廈門，當廈之要塞胡里山、白石、磐石等砲台，爲扼險之地。縮台灣、澎湖、廈門、漳泉沿海之樞，東海與南海，卽由對岸海澄之鎮海角劃分，與廈門尤唇齒相依。金門旣失，廈門當然感極大之威脅。因正當廈門南北兩港口，故自二十七日起，自廈門往內地小輪，除港內赴石碼、漳州、白水營及同安外，出港赴興泉漳各屬小輪均停駛，全賴陸上交通，往滬、福、汕、港及南洋海輪，均屬外商，則仍照常出入。連日敵艦敵機，雖對廈門威脅，惟我防務極固，決非敵之陸戰隊所能得逞。一般觀察，金廈從軍事、政治、經

濟、交通上均不影響我國全局，並且不大影響於閩省。惟金廈距香港僅二百二十海里，戰艦七小時餘可達，飛機僅一小時餘，敵方佔金窺廈，顯然爲對香港之示威。英海陸空軍方於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香港舉行大演習，敵卽於二十六日突佔金門，亦可深長思也。

（申報）

## 揮淚話金門

正安

廈門，一向是被認爲特殊的地方，日台浪人的世界。自經中日局勢驟變，日台僑撤退，國軍進駐廈門後，這裏已不是從前妖魔橫行的時代了。

敵人的垂涎廈門，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看它在廈積年的經營，就可以知道它底企圖了。廈門港灣優良，容納得下大量的軍艦。南昌，杭州，廣州，離廈門都不怎樣遠，空軍去襲擊這些地方，都要比從台灣起飛來得方便。同時取得廈門之後，和台灣可以結成一線，對於進攻華南，格外來得有力。所以它在廈門的佈置，是煞費若心的。但是這多年的苦心，却因爲這次的不宣而戰而拱手相讓，當然他們是不會甘心的。日領高橋茂臨別談話，曾說三個月後再會；他們戀戀不肯捨掉廈門，于此可見。只因爲上海華北戰事吃緊，雖然它企圖佔廈門之心甚切，終于不得不暫時擱下。

果然在九月三日那天，敵艦敵機先後光顧廈門。廈門的民衆，一直是過慣了特殊的生活，這一次突變，當然只會增加它們的恐慌。所以在當時的人心，都很浮動，大小商店，實行閉市，搬家的更滿路皆

是後來經過軍政當局的努力，總算勉強平定下去。不想正在要恢復常態的現在，又爆發了這次的金門事件。

金門是廈門附近的一個小島，週圍有三十多里，居民殷富，因為是僑胞的故鄉，從廈門到金門，差不多有十三多海里。小輪船走起來，只不過兩小時便可到達。這裏是從各地到廈門的必經的航路。十月二十四日晨八時，停在金門附近的敵艦，派出水兵二十餘名，分乘五船，至金門後埔碼頭一帶海面，測量港灣。駐在那地壯丁隊，看到這種情狀，即向前制止；因為善意的勸告，沒有效力，便實行開鎗警告。水兵們全係徒手，當即倉皇間駕船逃逸。

經過了這種事實，敵人當然不會寂然無聲的，果然在二十五日那天，金門附近陸續的到了敵艦十一隻，當中還有一隻航空母艦，明顯地看出它是要採取積極的報復的手段了。

二十六日早晨三時，住在廈門的人們，就聽到砲聲隆隆在響。自從「一九三二」以後，砲聲爲人所習慣了，所以當時並不覺到怎樣有異。那知道這就是金門脫離中華民國版圖的時候！敵艦五艘，率領着小砲艦三艘，駛近金門後埔水頭古坑等鄉海面。那時天方黎明，他們便先用探海燈向岸上照射，繼即發砲射擊。駐在金門担任拱衛責任的，並沒有正式軍隊，防務建設，當然更達不到，這時負抵抗責任的，便輪到縣府保安隊和壯丁隊了。他們在守土有職的任務下，却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雙方激戰，近一小時，敵艦環攻，開砲達四五十發。敵機又起飛助戰。在這種戰爭情勢下，我方犧牲的重大，是可以想

見的，我方壯丁隊，不過並未因此而自餒，他們仍在竭他們最後的一滴血，來爲我們的國土爭光。卒至到了基本幹部百餘名，全數壯烈犧牲在敵人砲火之下，敵艇二三十艘，才踏入我們的國土——金門。在這裏，我要特地大聲疾呼，民衆的自衛武裝，同樣是保我國土的力量，我們不能因爲金門的失陷，而認爲是民衆武裝的失敗。當時的情況，可惜太紛亂了，不然的話，我想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的史跡，傳播到每個同胞的，一定要比現在我們聽到的詳細得多了。

當壯丁隊抵抗的時候，因爲他們的器械，都是腐舊的，所以作戰不久，槍管就灼熱了，甚至有五指被灼斷的。但是他們仍沒有一人退後，卒至全部忠勇就義。這種壯烈情形，可與南口寶山等役，同樣地永垂萬古而不朽。我方犧牲，固然如此重大，而敵軍受到的打擊，也比例地增加。所以在登上金門之後，便極端痛恨壯丁，按戶抄索，遇有着軍訓制服，以及中山裝的人，一律給以槍斃。金銀財貨，米麵汽油，均搜劫一空。對於婦女，更竭盡侮辱的能事。在島上蹂躪還不足，整批的青年婦女，還要被獸兵帶回船上，姦淫作樂，愛國青年，公務人員，都是它最痛恨的人，連幼童都要受屍解的慘刑。總之，它在金門是竭盡屠殺的能事，已超過兩國交戰的正當行爲，而成了海盜行爲。我們對於強盜的辦法，只有剿的一途，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敵軍登陸，係分隊進行搜索，在金門做醫生未撤退的台民，以及從前曾在金門開店的台灣人，現在都變成嚮導了。在向瓊林盤山各鄉前進時，上面並以飛機輔助，散發荒謬傳單。金門民衆，連日從西

園官漁等地，駕乘帆船逃至蓮河，轉入內地的，絡繹不絕。逃出虎口的被難同胞，那種淒慘狀況，不是簡單的幾句，可以敘述得完。不過由於事實的教訓，都切齒地痛恨倭寇的無人道，無理性，任意屠殺，任意姦淫，任意搜括，幻想着金錢可以買命的人們，該知道有所警惕了！

金門縣長鄺漢，自從「九三」敵機敵艦騷擾廈市後，即四處躲避，沒有一天在縣府辦公。月前復封金星輪，在船內辦公，以備事急時易于逃脫。同時封民用帆船兩艘，用以代替金星輪，來往金廈。一方又收集民間槍械，縣府人員，保安隊，衛警，以及火夫，均一人數，民衆稍有違犯，則指爲漢奸，拘捕逮禁，而真漢奸反得逍遙法外。此次台醫之引導日兵屠劫，即其明證。而民間武力，均被繳除，致倭寇來襲時，民衆不能起而參加抗戰。當敵艦大砲轟擊時，縣長乃急率縣府人員，由保安隊護衛，乘金星輪逃逸。民衆有攀輪求載者，衛警竟以槍威嚇。這是一個金門逃廈被難同胞的話，登載于廿九日本市星光日報上。從這段談話上，我們感到在抗戰期中，澄清吏治，是一個如何重要的事！因爲我們這次抗戰，是動員全民衆，要全民衆動員起來，首先就要地方當局，對於民衆的認識，有一澈底的新觀念。過去的怕民衆起來，壓民衆下去，爲自己打算，爲地位着想，這樣腐敗的官僚主義，無論如何，是不容它存在。它的存在，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障礙？就拿金門這事來講，在敵艦測量不遂被擊走後，就應該提防敵人的再來，事前既沒有一點準備，事發又不能竭所有的武力，發動全島民衆抗戰，任令勢力單薄得壯丁隊，和一部的保安隊抵抗，致敵人易於得手，而廈泉等地軍隊，援救不及！因此澄清吏治，加強民衆武裝抗戰力

量，實是刻不容緩的事。

金門失陷後，敵艦又增加到二十三艘，分佈廈金海面。二十八日晨九時許，曾有四艘開向廈門砲台方面而來，有進襲模樣，在遠處開發四砲，未有命中，即行退去。十一時許，又逡巡前來，仍向砲台開發數發。砲台因伺敵艦駛近，當亦開砲還擊，敵艦當即又行退出。同日七時許，敵機掩護敵艦，向我烈嶼開始襲擊行動。敵機散發傳單，敵艦砲轟，連發四砲，青岐水警隊即開槍還擊，敵艦即轉向青岐開砲五響。至九時十分，敵艦放下小艇，載賊兵約三百人，由羅厝鞍登陸，佔我烈嶼。其登陸時，由漢奸洪清其洪大山兄弟二人及許廷等領路（這三位都是在金門行醫的），登陸後使用飛機騰空離地二三丈，散發傳單，一面貼出「安定人心告示」，並在羅厝鞍上破宮廟中演講，強拉鄉民往聽。鄉民畏之如蛇蝎，都紛紛逃避。我們知道金門是在廈門港口，烈嶼是和廈門市禾山區隔海相對，在這兩重威脅下的廈門動態，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由後方的地位，一變而成爲國防的最前線了。

廈門在二十六日那天早晨，即開始遭到敵機空襲，投擲六彈，但均未命中。自此以後，每日都有警報報告，不過都沒有在本市有所動作。只有一次是來散發傳單，傳單的內容，是不問可知了。正值記者寫這封通訊時，警報已不斷發了四五次了。

這兩天居民遷移的風氣，又高漲起來了。市面又黯淡下去了。整個廈市，籠罩着非常時期的空氣。但是我們所能看到的，還只是局限在軍事的動員，民衆的準備，似乎只有三十六着，走爲上計的打算。



不過走了以後，又怎樣？是不是一走能了呢？却是個極大的疑問。然而不走又怎樣呢？又是一個沒有人回答出的問題。因此，這幾天的廈門居民，有的打算出洋，有的打算去內地。我覺得走的也不是辦法，不走也不是辦法，我們要集體的留守，集體的退走，我們不能單單爲着自己來打算，我們要以有計畫的步驟，來處理這問題。我們要求得整個問題的解決，並不是一二人獲得生存的問題。話談太遠了，暫且打住！

（大公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593B



40121